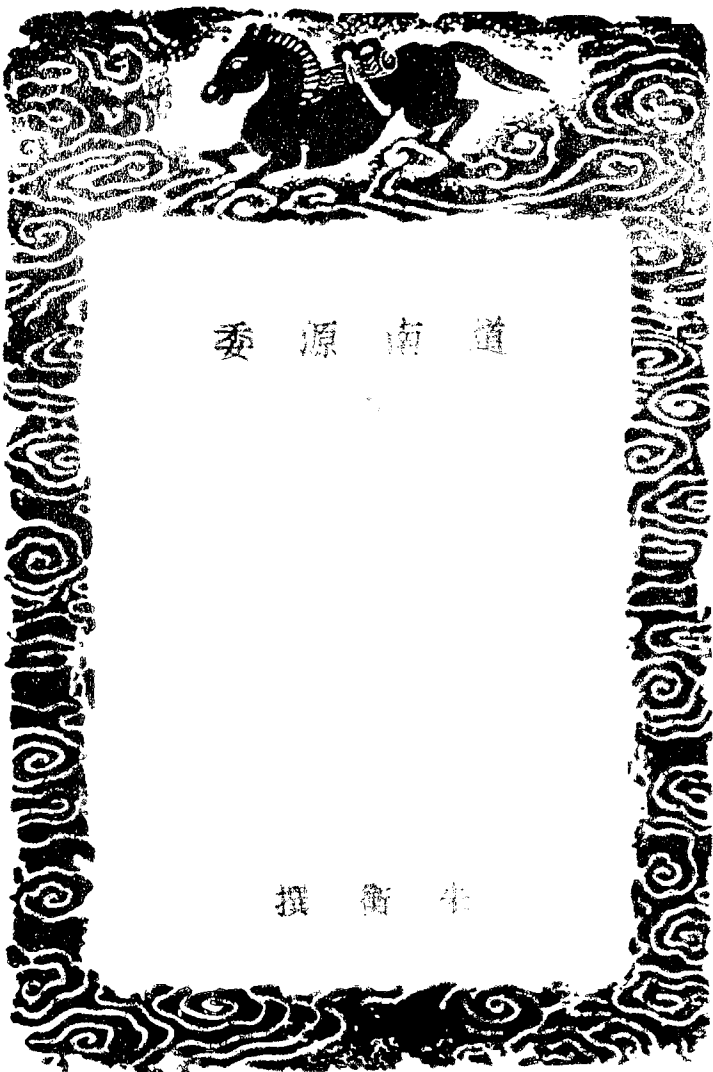


道南源委  
一





道南源委

朱衡撰

# 原序

道之在天下也。流動充滿。彌綸布濩。徧東西朔南。而無乎不暨。豈局於一方哉。程子稱先聖曰。仲尼元氣也。又曰。仲尼天地也。則知千古載道之人。其旋乾轉坤於六合之表者。直胥天下後世。浸注之太和洋溢中矣。信乎。道之流行於天壤。統宗於斯人者。果非一時一地之所能圍也。雖然。溯孔孟者曰鄒魯。溯二程者曰伊洛。溯楊羅李朱者曰道南。其始也有源。其既也有委。殆亦祭川者所謂先河而後海意歟。余既重訂朱子所編伊洛淵源錄。又考有明少宰鎮山朱公。視學閩中。嘗編道南源委。以詔博士弟子員。其例本之朱子。其文參之宋史。閩通志。府州縣志。及遺事。行狀。志銘。誠哉有心斯道者。獨是朱公之編次。重統也。余在戊子春。業成道統錄一書。故於茲編。雖溯厥統系。而惟是槩舉大凡。取循源竟委之意。未備者補之。涉於異學者刪之。且以二程冠其首。爲道南之發端。名固仍舊。義亦有合焉。輯成。爰進諸生而詔之曰。道之有源有委也。豈不待乎其人哉。亦豈局乎其地哉。龜山先生。本濂洛之學。以造閩士。其時。越三四傳。而至考亭朱子。勉齋黃氏。師弟之授受。朋友之講習。奮然興起者。如雲漢之昭回。如江河之莫禦。理學名區。獨盛於閩。不惟比擬伊洛。直與並稱鄒魯。而程子道南之一語。遂符合如左券。噫嘻。閩濱東海。屹立武彝。諸名勝。元氣融液。人與地會。當吾世復有興者。烏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也。爾諸生景行前哲。能自振拔。以斯道爲己任。吾見閩學之盛行。且自南而北。而迄於東西。不局於一方。不限於一時。源遠流長。汪

洋澎湃道之所謂流動而充滿。彌綸而布濩者。於是乎統貫於載道之人矣。猗哉南邦。孰源而孰委。繼此者。將有待而錄諸。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 明史本傳

朱衡字士南。萬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知尤溪。婺源。有治聲。遷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爲福建提學副使。索官山東布政使。三十九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奏言。比遼左告饑。暫弛登萊商禁。轉粟濟之。猾商遂竊載他貨。往來販易。並開青州以西路。海島亡命。陰相構結。禁之。使之。召爲工部右侍郎。四十四年。進南京刑部尙書。其秋。河決沛縣飛雲橋。東注昭陽湖。運道淤塞百餘里。改衡工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衡馳至決口。舊渠已成陸。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開新河。自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南至甯城。故址尙在。其地高。河決至昭陽湖止。不能復東。可以通運。乃定議。開新河。築堤呂孟湖。以防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爲濬舊渠便。議與衡不合。衡持益堅。引鮎魚薛沙諸水入新渠。築馬家橋堤。以遏飛雲橋決口。身自督工。勅罷曹濮副使柴淶。重繩吏卒不用命者。浮議遂起。明年。給事中鄭欽劾衡虐民倖功。詔遣給事中何起鳴往勘。工垂竣矣。及秋。河決馬家橋。議者紛然。謂功不可成。起鳴初主衡議。亦變其說。與給事中王元春。御史王襄。交章請罷衡。會新河已成。乃止。河長一百九十四里。漕艘由境山入。通行至南陽。未幾季馴以憂去。詔衡兼理其事。隆慶元年。加太子少保。山水驟溢。決新河。壞漕艘數百。給事中吳時來言。新河受東兗以南。費嶧鄒滕之水。以一堤捍羣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四洩其水入赤山湖。明年秋。召還部。又明年。衡上疏曰。先臣宋禮。濬治舊渠。測量水平。計濟寧平地。與徐州境

上巔相準。北高南下。縣流三十丈。故魯橋闌以南。稍啓立涸。舟行半月始達。東堯之民。增闌挑淺。苦力役者百六十年。屬者改鑿新渠。遠避黃流。舍卑就高。地形平衍。諸闌不煩起閉。舟行日可百餘里。夫役漫無事事。近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請裁革。宜可聽。於是汰闌官五。夫役六千餘。以其儻直爲修渠費。四年秋。河決睢寧。起季馴總理。明年冬。閱視河道。給事中雒遵劾罷季馴。言廷臣可使。無出衡右者。六年正月。詔兼左副都史。經理河道。穆宗崩。大學士高拱以山陵工。請召衡。會邳州工亦竣。衡遂還朝。衡先後在部。禁止工作。裁抑浮費。所節省甚衆。穆宗時。內府監局。加徵工料。濫用不貲。衡隨時執奏。未幾。詔南京織造太監李佑趨。辦袍緞千八百餘匹。衡因言官孫枝姚繼可。嚴用和。駱問禮。先後諫。再疏請從之。帝切責太監崔敏。傳令南京加造緞十餘萬匹。衡議停新造。但責歲額。得減新造三之二。命造鰲山燈。計費三萬餘兩。又命建光泰殿。瑞祥閣。於長信門。衡皆奏止之。及神宗卽位。首命停織造。而內臣不卽奉詔。且請增織染。所顏料。衡奏爭。皆得請。皇太后傳諭發帑金。修涿州碧霞元君廟。衡復爭。報聞。衡強直。遇事不撓。不爲張居正所喜。萬歷二年。給事中林景暘劾衡剛愎。衡再疏乞休。詔加太子太保。馳驛歸。其年夏。大雨。壞昭陵。禮恩殿。追論督工罪。奪宮保。卒。年七十三。子維京。

# 凡例

是編名道南源委者。取程夫子送龜山言吾道南矣之義。先輩有其書矣。版久湮沒。今爲重訂。涉於異端者去之。昔所未備者補之。名雖因舊。實出新裁。

是編旣名道南。凡所載諸儒。皆自楊游以下。其楊游以上。如漳中蔡蒙齋。及海濱四先生。非不立說著書。昌明正學。然不得以道南名。故不與錄。

朱子門人。有無事實可考。而亦附姓名里居於後者。爲尊朱子也。

元明以後諸儒。如吳朝宗。陳剩夫。周翠渠。蔡虛齋諸先生。尙矣。餘或善守程朱門戶。勿爲異說所惑。是均有傳道之功。舊集不載。今皆與錄。

凡著書諸公。或無事蹟可稽。或見道未甚精粹。而所著之書。不爲罔裨後學。故亦得附見姓名於後。是編皆錄南學。而以二程夫子冠首。何也。南學出於二程。不忘所自也。

是編所載諸儒。皆稱某公。惟從祀聖廟者。稱先生。至二程朱子。復於本名上。多一諱字以別之。

# 道南源委卷之一

明 朱衡撰

宋

程先生諱顯字伯淳世爲中山人後從開封徙雒陽高祖羽太宗時爲三司使父珣慈恕剛斷仁宗錄舊臣後使尉黃陂歷知龔磁漢等州有異政言新法不便致仕歸彙轉大中大夫所得俸祿分贍親戚之貧者先生神爽目秀語聲鏗然未能言時叔祖母任太君抱之行不覺斂墮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之果得十歲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二三居庠序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思永異之妻以女十五從父命及弟伊川先生受學於濂溪周氏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乃反求諸六經而得之嘗曰自再見濂溪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二十六舉進士除鄆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得錢兄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無證先生曰易辨耳問汝父藏錢幾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幾時矣曰僅二十年卽遣吏取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五六年卽徧天下此錢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男女往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



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先生捕而脯之。有稅官貪賄。估力衆皆憚之。莫敢發。獨心懼先生。揚言曰。外人謂我盜官錢。新主簿且發之。吾勢窮必殺人。先生笑謂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敢言。私償所盜而去。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所不安。故鄰邑死者甚衆。獨鄆人無恙。調上元縣攝令事。畫法均稅。初富者不便。多爲浮言。旣而莫敢不服。邑訟最繁。不閱月而清。江南稻田。引江水爲陂池。盛夏隄決。先生恐稽時。不請於郡。發令塞之。隄成。歲以大熟。邑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爲營處之。多以未得食死。先生白漕司。豫置米於營。至者卽與。自是鮮有死者。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民必有所濟。英宗治平四年。移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駭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先生。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先生曰。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詔募粟實邊。轉輸則苦道遠。就糴必至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豫使購粟於邊。以待費。大省河東財賦窘迫。每官買物。價翔踊至數十倍。先生度所需者。使富人豫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家不失倍息。而官費比常歲。不過十之二三。庫有雜錢數百千。取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實告之。凡民以事至邑者。必教之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以教子弟。時或親至。召父老與語。於兒童所。

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邑始不知學。自先生至，而儒服者漸至數百人矣。鄉人爲社會，爲之立科條，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先是民憚差役，互相糾訴，鄉隣遂爲讎敵。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初不過應文備數，後遂爲精兵，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曰：某於此常有愧。在邑三年，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鄉某也。問之果然。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於時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先生雖去，而百姓守其教，至久不變。熙寧初，用呂公著薦爲中允，擢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每召見將退，必曰：頻來對奏，欲常相見耳。一日，議論久，日官報午，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先。復勸上防未萌之欲，勿輕天下士。神宗俯躬曰：當爲卿戒之。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時稱得大體。王安石方相，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一語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蒼生之福也。他日又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己之心也。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爾。神宗嘗稱介甫之學，對曰：安石學不是。神宗愕然，因言其故。安石雖與先生不合，而心服先生。嘗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亦不怒。後

來逐不附己者。獨不及先生。曰：此忠信人也。及置條例司。遣八使於四方。先生在遣中。會盛暑。與安石對語。安石子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安石曰：新法數爲人阻。乃與程君議。雱箕踞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安石曰：兒誤矣。先生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雱不樂去。自是安石與先生不合。時近臣多以論新法不便外補。而司馬公辭樞密不拜。韓琦請解安撫領郡。先生上言大臣不同心。小臣預大計。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寢衰。四方人心日益搖動。臣奉職不肖。望早賜降責。神宗令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先生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改京西路提刑。疏辭。又改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時守嚴刻多忌。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任事。又慮其慢己。旣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相與甚懽。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數十。是歲。河溢澶州。曹村決。先生方救小吳。去曹村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公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也。遂以本鎮印授先生。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正爲今日耳。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兩岸並進。數日而合。其未合也。有大木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若得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畢。木果橫。衆以爲至誠所感。鎮寧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會詔修二股河。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欲盡取役。先生不可。昉請於朝。許用八百人。天方大寒。昉虐役不堪。衆逃而歸。州官畏昉弗敢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若昉怒。某自當之。卽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

役衆懽呼而人。因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揚言曰。漣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爲也。果不敢言。五年。郊祀沛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遂求監局。以便奉親。得監西京竹木務。尋改大常丞。會修三經義。神宗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是歲十月。彗星見翼軫。應詔切論朝政。差知扶溝縣。專尙寬厚。以教化爲先。有犯小盜者。先使自新。後復盜。捕吏及門。謂其妻曰。我與令君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乃自經。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協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捕得一人。使引其類。不治舊惡。惟分地處之。使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扶溝無盜。畿邑稅重。朝廷歲常蠲除。然良善之民。皆先輸納。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會水災。請發粟貸民。鄰郡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皆罷。先生不從。得穀六千石。飢民用濟。內侍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甚盛。所至供帳華鮮。三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除判武學。李定劾其立法之初。首爲異論。又坐鄰邑犯盜。寄繫邑獄者逸去。遂罷歸。先是扶溝地卑。歲苦水患。先生經畫溝洫之法。尙未及行。至是歎曰。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豈不有命乎。然知而不爲。而責道之興廢。則非矣。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詣府及司農乞。畱者不下數千。旋遇赦。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從游者不遠千里而至。嘗論介甫性狠。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益堅。熙寧初。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

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通變。及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尙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故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哲宗卽位。以時望召爲宗正。以疾不行。未幾卒。年五十四。士大夫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哀惜。葬河南府城南。文潞公採衆議。題曰。明道先生。先生資性過人。而充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目。從游者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倉卒不動聲色。慨秦漢以來。聖道湮塞。謂學者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達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大中公告老歸。僦居雒城。族大人日衆。先生祿養。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孤幼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娶皆先遺孤。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嫁。朋友中貧者。以單禦寒。桑年而志不變。身不屈。皆得先生之身教也。所著有定性書。闡明聖學之祕。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其微言精論。具在語錄。伊川先生序行實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孟子之後。一人而已。諡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廟。今世襲博士。弟頤。卽伊川。閩楊中立。從先生游。比歸。目送之曰。吾道南矣。

先生諱頤，字正叔，幼時高朗，有大志。年十四，承父命，與兄明道先生受學於周濂溪之門。十八，詣闕上書。仁宗言：「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乞召對面陳。」不報。後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論，大奇之，處以學職。太學判呂希哲與先生同舍，首師事焉。既而四方之士聞風來者甚衆。元豐八年，司馬溫公、呂公著、韓公絳同薦於朝，諫官朱光庭先生門人也，亦言程某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書數上，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尋召赴闕，以王巖叟薦，除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奏論經筵三事：一、言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陳說道義，使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慎之德。太后嘉納，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辭，乃受。四月，例以炎暑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三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本監條制，先生所定，大概言學校禮讓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教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鑄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與禮部侍郎胡宗愈所議不合。又上疏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已也。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育薰陶，成就聖德。」今聞

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後楹垂簾。而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不報。八月。差判登聞鼓院。時例講讀官以祿薄。得兼他職。先生曰。古人以蒲盧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於職事。則臨時進講。徒善說辭而已。辭不受。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賀表。先生言節序遷流。思慕彌切。請改賀爲慰。從之。及除喪。有司請張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輟樂。又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乞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論邇英漸熱。乞就崇政延和殿。又言本朝故事。太宗真宗皇帝。皆命講官殿上坐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夫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係經筵。每當進上。必齋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嘗首肯之。上或服藥。卽日就醫官問起居。嘗聞上在宮中。激水避蟻。問有是乎。曰。然。先生曰。此憫隱之心也。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凭欄折柳。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又所講書有容字。上藩邸嫌名也。中人以黃覆之。講畢。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特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初。內官宮嬪皆攜筆。在後鈔錄講說。後見說著佞人之類。皆惡之。在職彙月。不請俸。吏亦不致。諸公覘知之。俾戶曹持給。郊廟需恩。不爲妻求。

封。或問之曰：願起草萊被召，再辭職不獲，乃受命。願爲妻子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不往。文潞公每歎稱爲眞侍講。一時人士遊其門者益衆，而先生實以天下爲己任，議論褻貶無所顧避。同朝之士疾之如仇。翰林學士蘇軾好狎侮，見先生端嚴，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會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司馬相公卒，同列欲往弔奠，先生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坐客有難之者，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叔孫通制此禮也。衆皆大笑，而軾又屢以鄙語戲先生。朱光庭輩銜之，是時呂申公爲相，每有所疑，必質於先生。凡進退人材，軾及弟轍疑先生有力，值朝廷欲以游酢爲右正言，蘇轍沮之，毀及先生。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朝。已彙日，先生退詣宰臣，謂上不御殿，知否？宰臣曰：不知。先生曰：上不御殿，太后不宜獨坐，且人君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儉巧，請放田里。朱光庭賈易輩亦疏劾蘇軾館試策問謗訕，自是洛蜀之黨分。而胡宗愈願臨輦，又連章劾先生，不宜在經筵，遂罷說書。差同管句西京國子監，先生再辭不報。丁父憂終喪，三省奏除館職。時蘇轍執政，謂先生不肯靖，太后入其說，止與西監。先生再辭，御史董敦逸奏其怨望，改授左通直郎，管句嵩山崇福宮。紹聖元年，哲宗親政，起直祕閣，權判國子監，專主教事。四年，以黨論放歸。哲宗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先生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籍，送涪州編管。河南尹李邦直卽日令都監迫遣，先生欲入別叔母，不許。行至龍門，邦直遣送百金爲贖，先生不受。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



邢恕之爲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邢恕，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先生赴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正襟安坐。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誠敬固善，曷若無心？先生欲與語，父老不顧而去。徽宗卽位，移峽州，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先生自涪州歸，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富貴榮達，不須學也。復以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卽謁告爲尋醫計。旣而供職，門人尹焯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所欲爲耳。建中靖國元年，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希蔡京意，論先生學術頗僻，素行譎怪，今復著書非毀朝廷。於是有旨，追出身以來文字，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范致虛又言：先生邪說，誠行惑亂衆聽，而尹焯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太白晝見，除赦黨人一切之禁。復宣議郎致仕。大觀元年，疾革，門人往視之。先生瞑目而臥。門人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而先生沒。時年七十五矣。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以示人。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篋，身自發示之。弟子有一字之疑，必再三講解。嘗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又曰：某於易傳，卻已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用功亦不多也。中庸卻已成，今

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閒過日月。是天地閒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胡康侯奏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某。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蔡京得政。曲加排抑。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伏望陛下特降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崇儒重道之意。仍哀四人遺書。委官校正。使學者傳習。明道嘗言。正叔一生不看莊列。非禮弗動。弗視。出於天與。從幼如是。又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而讓焉。隨父知漢州日。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先生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自謂此某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先生嚴重。人不敢近也。明道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先生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先生於西監一狀。卻甚校計。蓋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先生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所造各異。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擬之。恐失所守。先生所處雖高。而實中人可企及。學者以此爲法。庶乎其寡過矣。涪人廟祀於北巖。稱伊川先生。理宗賜諡曰正公。追封伊陽伯。從祀孔廟。今世襲博士。閩楊中立。游定夫。皆師事先生。嘗侍立不去。至雪深三尺云。

楊先生名時。字中立。其先弘農人。五世祖唐末入閩。寓將樂。遂家焉。先生資稟異甚。八歲能文。性至孝。丁母喪。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九年。第進士。召汀州司戶參軍。不赴。以師禮謁見程明道於潁昌。

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明道死，師事伊川。一日，伊川瞑坐，先生與游，定夫侍立不去。及覺，門外雪深三尺矣。歸杜門，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自肆。久之，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州。先生燭理精深，曉習律令，凡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阿。罹外艱，除喪，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待以賓禮。漕使胡師文、惡先生與張善，歲饑，方賑濟，劾以不催積欠坐銜替。張公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授，改宣德郎。知杭州餘杭縣，遷南京宗子博士、會省員。知越州蕭山縣。時從游千餘人。先達陳瓊、鄒浩皆以師禮事先生。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寧觀。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先生年幾七十矣。是時天下多故，或說當世貴人，宜力引老成開導上意。會路允迪傳墨卿使高麗，回言高麗王問龜山先生今在何處，乃以秘書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儆戒之言，除邇英殿說書。陳論蠲稅權茶、鹽、鈔、燕雲軍，宜衛士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虜騎已入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北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奸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勝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者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先生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紕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爲三路總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虜人奄

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闍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虜人厚取金帛。又賂以三鎮。講和而去。先生疏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虜庭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頃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攝之。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朝廷欲專恃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狂虜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於是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終失機會。太原諸郡告急。太學生伏闕。乞畱李綱。種師道。軍民從者數萬。執政慮其生亂。先生卽見上。言諸生欲忠於朝廷。爾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爲之長貳。卽自定矣。淵聖喜曰。此無逾卿者矣。卽命先生兼國子祭酒。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乞正其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濟力主王氏。上疏詆先生。又會學官紛爭。有旨皆罷。卽上章乞出。除給事中。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又懇辭職名。不當得。有旨。楊時學行醇固。諍諫有聲。請除閒職。杳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改徽猷閣待制。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急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上然之。除兼侍講。二年以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四年。

上章告老。從之年八十三卒。近臣朱震奏楊某據經論事。不愧古人。請卹其家。有旨贈官。賻以金帛。子五人。迪早世。迺適。造已仕。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蔬食脆甘。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狐貉縵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故山之田。皆先世所遺。無所營。增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不改其樂。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當時賢公卿大夫。莫不尊信焉。得伊洛之傳。爲閩中道學正宗。著有校正伊川易三經義。春秋禮記解。學庸語孟解。易春秋孟子義。列子解。莊子解。經筵講義。辨字解。論日錄。奏議等書。學者稱龜山先生。諡文靖。成化元年。詔立祠延平。以羅豫章李延平配。弘治八年。追封將樂伯。從祀孔廟。皇清康熙四十五年。准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程氏正宗四大字。匾於祠。

迪字遵道。幼能力學。指物卽賦。凜然如成人。旣冠。貫穿古今。孝友和易。平居無喜愠色。至急人困乏。而樂其爲善。則矯然敢爲。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冰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度非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貨訟。不決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悉平。游太學。聲出等夷。一旦棄去。抱經從程伊川游。以藐然少年。周還羣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斂手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器許之。嘗答龜山書曰。令子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公於易春秋尤精詣。熙寧三年。以疾卒。

游公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英豪。公自幼不羣。過目成誦。壯益自力。誠中形外。儀容辭令。燦然有章。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一見。謂其可與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聚邑人子

數之。召公職學事。欣然從之。得其微言。盡棄其學而學焉。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爲太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清。待以國士。有疑義。與之參訂。移守永昌。辟公自隨。爲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鈞軸。卽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除齊州判官。丁父憂。服闕。調泉州簽判。徽宗立。召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管句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知漢陽軍。以親老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母憂。服除。知舒州。移知濠州。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公事親無違。交友有信。待僚吏有恩。筮仕之初。有疑獄十餘年不決者。公一問得其情而釋之。時編民困於征斂。所至騷然。公歷知四郡。處之裕如。而民若不知。故戴之如父母。去則見思。伊川嘗謂人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又曰。建州游某。非昔日之游某也。固是渾然資質。溫厚。又曰。游某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立得這箇意思。便道中庸矣。又曰。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爲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其見重於程門如此。年七十有一卒。葬和州含山縣。諡文肅。學者稱廣平先生。著易說。詩二南義。論語孟子雜解。中庸義文集。藏於家祠。在建陽禾平里。卽生前倡學處也。嘉熙二年。敕匾馬山書院。從孫開。字子瑩。從朱子游。朱子稱其文學議論皆有餘。在此可與晤語。

王公瓚。字信伯。福清人。資稟清粹。充養純固。爲程門高弟。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邀名譽。世罕知之。知府事孫公祐。列公學行於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上言

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兼史館校勘、遷著作郎、勾外、補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致仕、官至左朝奉郎、時中書舍人朱公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公安國、徽猷閣待制尹公焯、皆舉公自代、胡公薦尤力、謂公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躬、楊龜山常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矣、年七十二卒、著有論語集解及著作集、

胡先生名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父淵、字澤之、有孝行、先生七歲、能爲小詩、卽以文章道德自任、少長、入太學、晝夜刻畫、同舍靳裁之、得程氏學、與論經史大義、自是益進、紹聖四年、登第、策問大要、欲復熙豐之政、先生推言大學格致誠正之道、以漸復三代爲對、辭幾萬言、考官定爲第一、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命再讀、諦聽逾時、稱善者數、親擢第三、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務明忠孝大端、除太學錄、遷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言聖門設科、成周貢士、皆先德行、後文藝、改使湖南、所至訪求人材、詢問利病、刺舉必由公論、奉詔舉遺逸、先生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薦、時蔡京已惡、先生不爲己用、屬吏李良輔訴二人者、范純仁之客、而鄒浩所請託也、遂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獄未成、移北路再鞫、訖、不得請託之狀、直除先生名、勒停、先生退居荆門漳水上、定省外、經籍自娛、旣而良輔以他罪發覺、臺臣乃辨明前事、有旨復官、政和元年、除成都路學事、以親老乞養、二年、丁內艱、服除、以余深薦、召至

京得疾告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未受命而父卒。比終喪，謂子弟曰：「吾奮迹寒鄉，爲親而仕，今雖有萬鍾之祿，將何所施？遂稱疾，掛冠買田塋旁，築室勤耕，將終身焉。」宣和末，侍臣合薦，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先生入謝且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再除起居郎，三辭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欽宗急召，坐後殿以俟。先生入見，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聖智。」又云：「陛下御極越半年矣，紀綱尙紊，風俗益衰，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埽除舊迹，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除中書舍人，屢辭不受。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之舊，凡與己不合者，皆指爲朋黨。見奏，怒形詞色。言於欽宗曰：「安國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可謂不臣矣。」欽宗不答。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對曰：「自蔡京得政，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者，惟安國一人。」欽宗稱異，勉令受職。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知上意不可回，乃訪臺諫犄角，言其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欽宗終不許。中書侍郎何臬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先生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若但委諸路帥臣，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則各率所屬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臬方得欽宗心，密說京師若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其意欲當南道之任。又於先生嘗有推挽之力，必無駁異。至是駭曰：「康侯乃以異議爲高，古人言山林之士不可用，信然，不得已於四總管之。」



地各削其遠近州縣而已。及後京師被圍，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翱翔漢上，不復北顧。果如先生所言矣。吏部侍郎馮澥言，劉珪行李綱責辭，實爲綱游說。珪坐貶。先生言：陛下聖度寬明，無私好惡，無故復稱黨與未殄，議論未一，欲殄黨與一議論。此蔡京行於崇寧，挾制異己，而遂其跋扈之謀者。何更遵用之。陛下欲復祖宗善政，而澥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隆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紛紛，至今未定，則澥之故也。於是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臬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北騎已薄都城，欽宗亟召還，不及。高宗卽位，召爲給事中。黃潛善方專政，意欲斥逐忠賢，先生言：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張弛，人才升黜，尙未合宜。臣若隱情緘默，卽負陛下委任之恩。潛善惡之，訪給事中康執權，彈擊遂罷官。建炎二年，以樞密使張浚薦，再起給事中。先生子寅時修起居注，高宗賜手札曰：卿父未到，可諭朕旨，催促前來，以副延佇之意。先生行至池州，聞駕幸吳越，遂引疾提舉洞霄宮。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獻時政論二十一篇，復除給事中。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衆詔不至。先生辭謝，乞以所進二十一篇見之。施行居旬日，以疾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出左氏傳，令點句正音。先生奏：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奧，陛下儲心是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先生以學未卒業，乞在外編集，未允。會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瀾諸軍事，先生奏：勝非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不顧君父，恐不足倚仗。詔勝非改除侍讀，先生羞與同列，臥家不出。是時秦檜雖

奸故深相知。而故相呂頤浩自都督江上還朝。欲傾秦檜。未得其方。過姑蘇。太守席益謂曰。目爲朋黨可矣。但黨魁在鎖闥。當先去。頤浩大喜。力引勝非爲助。而據先生奏擬責命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自謀則善矣。如國計何。遂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彗出東南。檜三上章乞留不報。解相印去。諫官江躋吳表臣亦極言安國當留。頤浩卽黜躋等二十餘人。以應星變。先生歸休於衡嶽之下。作書堂數間。頽然當世之念矣。初王安石獨用己意。著三經新說。稱爲道德性命之學。於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漫不能曉。詆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崇寧間。防禁益密。先生自少年卽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是乎。於是潛心刻意。采拾辨正。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研玩沈酣者三十年。及得程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一。而書始就。歎曰。此傳心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紹興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拜。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進入。書成奏御。高宗屢對羣臣稱善。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所在守臣以禮津遣。先生以疾未行。會諫官陳公輔乞蔡程頤學。先生奏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乞加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奏入。公輔與御史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論先生學術頗僻。行義不修。復除永州提舉太平觀。久之。高宗念訓經納諫之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有五。贈左朝議大夫。諡文定。賜田十頃。

卹其孤。先生恬靜簡默。寡於言動。彊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釋手。士子有自遠來者。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以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漸。以居敬爲持養之要。志在康濟。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痛苦切身。雖數以罪去。憂國愛君。遠而彌篤。見善必爲。知惡必去。嘗與同年飲酒過度。自是終身不復醉。少年好弈棋。母謂之曰。得一第德業竟耶。自後不復弈。在長沙日。行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遂止。嘗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盛饌飾姬妾。請令奉卮酒爲壽。先生蹙然曰。二帝蒙塵。豈吾徒宴樂時哉。其人赧赧而止。平居食無兼味。而奉先之禮。必極其豐。家雖至困。不以告人。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者。以先生及尹和靖爲最。侯仲良言必稱二程。他無許可。後見先生。歎曰。不意復有斯人。生平所與游者。惟游廣平。謝上蔡。楊龜山。數人而已。上蔡嘗謂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明正統閒。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建寧伯。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霜松雪柏四大字匾於祠。弟安止。安老。父臨歿。命嚴敕之。俱以經術行義著。子三人。寅、宏、寧。姪憲。

寅、字明仲。本文定弟淳之子。初生。弟婦以多男不舉。文定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閉之空閣。閣上有雜木。盡刻爲人形。文定曰。當有以移其心。置書數千卷其上。歲餘成誦。長從河東侯師聖游。十九入辟雍。宣和三年。登進士。除校書郎。從楊龜山受業。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公與張魏公、趙忠簡。

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僭立。公棄官歸。諫官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以張魏公薦爲駕部郎。尋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公上書。乞按行淮襄。絕和議。以圖中原。不宜退保吳越。又言必務實效。去虛文。任君子。斥小人。反覆萬言。宰相惡其切直。除管江州太平觀。會應詔。上十事。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奸慝。不報。命知永州。復召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紹興五年。遷給事中。時議遣使講和。公援春秋大義。以復讎爲請。高宗嘉納。降詔獎諭。旣而張魏公自江上還。言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公力言無益者十事。不納。乞便郡就養。除徽猷閣待制。改知嚴州。又知永州。寧德皇后服。故事。以日易月。公上疏言禮。讎不復則服不除。願詔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丁父憂。免喪。時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俄許致仕。檜憾不已。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右正言章廈劾公不持本生母服。不孝。諫通鄰好。不忠。遂落職。潁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復其官。卒年五十九。諡文忠。公志節豪邁。初擢第。張邦昌欲妻以女。不許。文定頗重秦檜靖康之節。及檜擅國。公遂與絕。潁州之謫。卽日就道。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崇正辨。皆行於世。又有斐然集三十卷。學者稱爲致堂先生。

宏字仁仲。文定子也。幼穎敏。甫就外傳。銳然以求道爲心。年十五。遂自爲論語說。編程氏雅言。旦夕玩誦。文定懼其果於自用。乃授以所修通鑑舉要。於是肆力研究。弱冠游太學。初事楊龜山。侯仲良。而卒傳其父文定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敬夫師事之。紹興間。上書論復讎大義。

桑數千言。有曰：二帝遠適窮荒，辛苦墊隘，其願望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睽睽，猶飢渴之於飲食，庶幾父子兄弟生得相見，引領東望。九年於此，在廷之人，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何如也。陛下御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誠。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於後，而未聞誅一奸邪，黜一諛佞，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陛下腹心耳目也，奈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以自輔助，顧令奸邪得而殺之，竊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己也。司業高閣請幸太學，公見其表，作書責其欺天罔人，言當此忘讎滅理，北面敵國之時，旣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緝節，粉飾太平，聞者歎服。初以蔭補官，不調。秦檜當國，意欲用之，貽書其兄明仲，言二弟何不通問，公作書辭氣甚厲，示以不可召之意。時四方從學者甚衆，一隨其高下，誘進之，而汲汲於理欲之辨，仁敬之說，檜死，侍臣交薦，朝命沓下，而病不可爲矣。所著書曰：知言、張敬夫稱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學者稱五峯先生。季子大時。

尊字和仲，文定季子也。用蔭補官。秦檜當國，畱意名家子弟，貽書明仲，問公何不通書，公勉陳數事，及奏乞二程邵張從祀，旣召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會秦禱拜元樞，檜問曰：廡近除外議何如。答曰：外議以相公必不爲蔡京之所爲也。遷太常寺丞祠部郎，初公以父兄故召用，及兄與檜忤，言者希意論公兄弟阿附趙忠簡，出爲夔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歸。文定之傳春秋也，修纂檢討多出。

公手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之、稱荝堂先生。

憲字原仲、文定弟安老之子也。安老字康年、恬淡簡默、喜周人急、仕至羅江令、公生而靜慤、雖倉卒無疾言遽色、長從文定學、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獨與劉白水陰誦竊講、既又學易於涪陵、雖公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瀆、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公喟然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爲己、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養其親、文定稱其有隱君子之操、鄉人士從者益衆、近臣林彥質、范仲、朱震等、以其行義聞於朝、被召、以母老辭、及彥質入西府、又言之、趣召愈急、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教授、公猶不出、太守魏疇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手書力勸、乃勉就職、日進諸生、訓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終而疑、久而勸、其所以修身事親接人、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延致篤行程元、廉節龔何、俾參學政、學者大化、秩滿、復置者再、蓋七年不徙官、嗣以母老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嶽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司屬官、時帥張宗元權鹽急、私販銖兩亦重坐、公告以爲政大體、帥不悅、遂請祠去、會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公泊然無復當世之念者、殆二十年、及檜死、召大理司直、未行、改祕書省正字、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願亟起之、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當用者、公獨首言之、疏入、即求去、諸公聞之、不得、上亦感其言、以爲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使歸而食其祿、後浚、錡二公召用、公之力也、卒年七十七、諡靖肅、公在位僅半年、極意顯言、每論天下事、至於慷慨灑涕、初與劉白水俱隱、後交朱章齋、劉

屏山章齋將沒，囑晦庵師事焉。晦庵自言與公游最久而呂祖謙、林之奇、魏掞之、熊克曾逢，皆其門人。著論語會義諸書行世，稱籍溪先生。

大時字季隨，五峯季子也。兄大正，僉判泉州，有禦敵功。公先於湖南師事張敬夫，後又講學於朱子，問答甚多，載大全集。

練公繪，字質夫，浦城人。少同龜山游，程子之門。程子器之，大觀中擢進士第，浮沈州縣，不以軒冕爲榮，而以名教爲樂。官至奉議郎，龜山嘗與書云：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雖行止疾徐閒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多不自己求之，以質夫篤志強學，因其所進，勉而卒之，無難矣。

劉公勉之，字致中，崇安人。父元振，涵詠載籍，深造義理，與呂公大臨游，公酢友善。公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肆筆爲文，滂沛閎闊，凌厲頓挫，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士挾元祐書，師生收書連坐，罪至流徙，名爲一道同風，實以箝天下之口。公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俟深夜同舍生熟寐，乃探篋然膏，潛鈔默誦，涪凌譙天授嘗從二程游，兼邃易學，適以事至京，卽往叩焉，得其本末，遂棄錄牒，揖諸生歸。道南都見劉元城，過毘陵見楊龜山，皆從請業。元城尤奇之，畱語數十日，告以生平，行已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無不傾盡。公聽受其言，精思力行，久之，若有所得，與族人彥沖及胡籍溪講論切磋，結廬建陽之蕭屯，讀書力穡，無求於世。賢士大夫咸高仰之，中書舍人呂居仁與同列。

會天游。李似之。張子猷。共薦於朝。特詔赴闕。劉屏山作招劍文送之。其辭曰。寶劍來。奉君王。撫四裔。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既至。秦檜方主和議。恐觸忌諱。但令對策。不使人見。公知道不易行。即日謝歸。杜門十餘載。故相趙鼎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歎賞。與朱子之父章齋先生友善。章齋臨老。命朱子師事焉。屬以後事。公經理其家。愛朱子如己子。以女妻之。所居有白水。稱白水先生。孫懋。

懋。字子勉。白水孫也。博學通經。文辭奇偉。長受學屏山。得其論著。繼從胡籍溪遊。始知爲學大旨。自是易象。天文。地理。律歷之奧。無所不通。授迪功郎。任會昌西尉。兼學事。秩滿。奉祠。以朝奉大夫致仕。杜門墻軌。仰師聖賢。鄉人子弟多所造就。學者稱恆軒先生。著禮記集說。語孟訓解。子三人。煥。炳。燭。

煥。字晦伯。子勉長子。天資重厚。純一弗雜。乾道八年進士。歷官運城令。獨無名征斂。新學宮。教諸生入德之方。改知閩縣。清簡爲治。與民有信。大族貴宦。頑庶奸胥。莫敢撓法。諸臺府合詞列薦。以與趙丞相汝愚有連。避嫌。寧宗受內禪。公寓書丞相。言蠱毒中人之害。蓋指韓侂胄。而丞相不能用。丁父艱。從朱子讀書講道。學禁雖嚴。怡然自適。服除。主管都大坑冶司文字。知德慶府。葺學舍。練軍實。入對。請恐懼修省。開言路。以廣忠益。闡公道。以進人才。飭邊備。以防敵詐。執政議欲畱公。宰臣陳自強曰。斯人閩縣之政。吾知之。然真僞學也。遂以提舉廣東常平茶鹽。至官。痛加裁節。以足公用。嘉定二年。召對。言方今天下之勢。不可爲安。所恃者人心。人心固未易一。所恃者公道。願陛下主持此道。不用一毫私心。不聽左



右私言。除吏部郎中。輪對請開張聖聽。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覆問難。以采義理之當否。政事之是非。乞外。除浙西提點刑獄。所劾不避權要。所舉不受干求。召國子司業。言治道原於士風。士風本於學術。衆聖相承。以爲先務。治教休明。儒宗閒出。然後六經遺旨。孔孟微言。復明於千載。天下學者。誦而習之。以論語孟子爲門。大學中庸爲準。慶元以來。指道學爲僞。屏其人。禁其書。十餘年閒。學者無所依向。乞降明詔。更不施行。又錄朱子白鹿洞學規以進。請頒下兩學。與舊學規並行。從之。兼編修。郊祀。恩封建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權刑部侍郎。兼祭酒。左諭德。同修撰。時羣臣爭務容默。公疏請崇獎忠讜。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百僚。固藩籬。選將帥。尤今日不可緩者。除刑部侍郎。言藝祖置將。皆富之以財。待武吏與待文吏不同。文吏責以廉恥。武吏取以才能。文吏任州縣。以節用愛人爲本。武吏任將帥。以釀賞得士爲先。蓋因是時。江上諸將。多以微文細過坐黜。故有是言。權刑部尚書。兼右庶子。仍兼講讀於東宮。言帝王之學。當本之大學。探之中庸。參之論語孟子。然後質之詩書。玩之周易。證之春秋。稽之周官。求之儀禮。博之禮記。而又通之歷代之史。通鑑之書。以知古今之得失。君臣之事。鑑則物格知至。意誠心正。於修身治平之道。猶指掌矣。每講論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慾之戒。輒懇切再三。以年過七十乞休。疏二十上。不允。比疾。猶黽勉輔導。年七十三。積階大中大夫。爵建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以通奉大夫致仕。訃聞。贈金紫光祿大夫。輟朝一日。詔杭州府致其喪。邵武軍給葬事。諡文簡。公爲人簡質端重。和易以莊。少習家訓。長得名師。其淵源一出於正。每夜斂衽默坐。虛心省察。嘗取

徐節孝帖。教其子弟而言曰。曰入之後。至於夜中。事物俱靜。志氣俱定。是君子思慮經綸之時。晚號雲莊居士。著有奏議史稿。經筵故事。東宮詩解。易經說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稿。續稿。若干卷。子屋炳。字韜仲。子勉次子。從朱子學。朱子編集程氏遺書。公兄弟研窮誦讀。晨夕不息。淳熙戊戌。第進士。授迪功郎。知應城縣。好賢禮士。修飾學宮。訪求前令。謝上蔡遺迹。祠於講堂之東。朱子爲記。再調劍浦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後有鬪者。將愬於公。而曰。何面目復見耶。彙官兵部郎中。朝請大夫。乞祠閒居。誦讀不輟。自號悠然翁。朱子稱其嗜學。又嘗稱其居官不苟。大全集載其問答甚多。著有四書問目。綱目要略。堂銘故事。陸堂類稿。稱陸堂先生。諡文安。子填。知將樂。吏事精敏。豪猾警服。孫應李。

炯。字季明。子勉。季子。授進賢丞。遷固始令。早從朱子學。比挂冠。徜徉武夷九曲間。悠然自尋其樂焉。

屋。字伯醇。晦伯子。寶慶三年。知江寧。爲政愷悌。不擾而辨。制閭以賢能薦。俾兼幕府。以收李全功。轉朝請大夫。知常州。衡州。移南劍州。辭疾不赴。與學徒熊竹谷輩。講道終其身。學者尊爲靜齋先生。著有毛詩

解家禮集註。子欽。

欽。字子時。伯醇子。在襁褓中。或號哭。示以書帙。卽嬉笑。甫能言。母梁氏。教以古詩。輒成誦。不忘。七歲。日授數千言。每夜達旦。母憐而節之。乃匿膏室中。候寢熟復然。從蔡九峯學。精於易。以祖蔭補官。承事郎。知嵯縣。有政聲。轉朝奉大夫。出知饒處邵武南康等州。時江汀邵寇竊發。境內騷動。公募義勇勦捕。誅其

首惡餘悉縱還。陞殿中侍御史。同知樞密院事。歸隱武夷茶洞口。築茶巖小隱堂終焉。自號冰壺散人。終朝請大夫諡忠簡。著書經衍義文集十卷。

應李字希泌。初名榮。韜仲孫。謹厚莊重。博習修潔。舉咸淳十年進士。調建陽簿。入元不仕。與熊勿軒胡廷芳講道洪源山。居十有二年。後建化龍書院於莒潭。聚徒講授。厚給課試。悉倣州縣法。

方公元采。字道輔。莆田人。父峻。字景通。聚徒講學。鑿井舍傍。騰曰。願子孫居官如此水。初官潤州。識程大中。瑜及卒。明道爲作行狀。仍託范公祖禹爲墓道碑。公少與伊川游。書問往來。積數十帖。有曰。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曰。足下非混俗之流。其志道之士。朱子刻於白鹿書院。書其後曰。伊川先生德盛言重。不輕與人。今觀其眷眷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也。元祐三年。以特科出身。終宣議郎。威武軍節度推官。曾孫翥。

翥。字次雲。六歲而孤。從兄略作萬卷樓。儲書千二百笥。遂盡讀之。登紹興八年進士。調閩清尉。到官三日。歸而闔戶。跌宕於風煙無人之處。有旨召對。除祕書省正字。凡九月。以風聞論事。聽外補。公道古非緣章句。而終不肯著書。有吟寫多出偶然。羣處無羈束。有寒蟬野鶴。蕭然出俗之度。敬事鹽官施廷先。而與林艾軒。陸子靜友善。初艾軒喜稽康李白石曼卿之爲人。不入俗調。公曰。此數人來孔門。恐一日著脚不得。艾軒愧悟。以公爲先聞道。兄事之。朱子嘗過莆。聞公論說。喜躍不倦。

李公復字履中閩縣人博記能文紹聖閒爲西邊使者猶及識橫渠先生嘗論孟子集義養氣之義謂其動必由理故仰不愧俯不怍無憂無懼而氣自充舍是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不慊於中氣爲喪矣故曰無是餒也朱子歎曰履中獨得大旨又曰近世之論多以過高失之甚者或流於老莊而不知不若此說之爲得也著有涵水集

邵公清字彥明古田人元祐閒太學生有十彥之號公其一也從橫渠張氏學易崇觀閒還家遂不復出築室墓側聚書十卷角巾鶴氅鄉里敬之嘗應八行舉人稱八行先生年八十四卒

楊公敦仁字仲遠將樂人嘗謂養氣之道如養苗舍之而不耘稗莠傷之助之長者則振之而槁矣楊龜山常與往返論反身知命之學異端佛老之非

吳公儀字國華南平人清修力學漁釣橘溪之上時或行歌松蹊竹曠莫窺其際楊龜山嘗題其釣臺及詠歸堂豫章羅氏師事焉自號審律學者稱審律先生從弟熙

熙字季明博學勵操與兄齊名時稱雙壁或從之談道論文傾心瀉意語以勢利俛焉不答元祐閒陳公瓊以其兄弟學行言於郡守延至學爲諸生講經薦於朝得召赴闕

江公琦字全叔建陽人文學行誼知名當世宣和三年進士仕永州學教授終徽猷閣學士覃思春秋之學著春秋經解三十卷楊龜山見而稱之又著辨疑一篇語孟說各五卷

林公子充號拙齋福清人著論語詩五十首林公之奇解論語多引用之又有指南集三卷詩文二集與

鄭俠、王聖時、林圖南、李天與爲友善。鄉人重之。與同里林仲嘉並稱古屯二賢。

黃公穎字秀實。龍溪人。祖槩好學力行。孝順父母。父彥臣爲莆汀劍建四郡守。所至有惠政。彙贈少師。公兄弟七人。登第者四。俱知名當世。兄碩字若冲。登大觀三年進士。調建昌教授。外臺交薦。自江陵法曹。彙官朝散大夫。恬於仕進。奉祠里居。教授生徒。其卒也。郡守李彌遜祭以文。比之揚亢馬少游。公以上舍免省解。赴崇寧三年廷試。時彗星見。指陳時政。靡所忌諱。抑殿丙科。除崇德簿。歷樞密院編修官。俄遷中書舍人。有忌其才。出爲提點太平觀。爲人溫柔廉介。工書隸。著有周禮解義。春秋左氏事類行世。從姪樵仲。

樵仲字道夫。祖預著詩解行世。公杜門著書。登淳熙五年進士。調永福尉。再調汀州錄參。俱有善政。俸外添支一無所受。自書屏云。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謝事歸。每旦率子弟衣冠見家廟。退則默坐。或至終日。飲食衣服不求鮮美。居喪三年不歡笑。里有不義。惟恐其知。朱子守漳日。稱其品質渾厚。操履端方。禮請入學。及聽其講小學書。再三稱善。卒日神采自若。朱子遣倅翁德廣經紀後事。所著有禮記解。小學口義行世。從弟樵。

樵字實夫。家居及在大學。登其門者常數百人。浙廣名士多師之。淳熙中以舍選入對。獻十論於相王。准升進士丙科。調南劍教授。日以楊龜山陳瑩中之學。勉勵士子。嘉泰壬戌。預考南宮。尙書謂人曰。經義非黃架閣不收。時三魁皆公所取士。衆賀得人。終宣教郎。著有詩解。中庸語孟解。文集。時有林師德者。

字正叔爲學者師與公齊名。

章公望之字表民浦城人少孤喜問學以祖蔭監杭州茶庫逾年辭去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喪毀瘠逾制服闋游江淮閒求食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以賊坐貶公代訴於朝得脫近臣歐陽永叔等同薦其才除建康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烏程令趣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公志氣弘放爲文辯博宗孟子言性善排荀卿韓退之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又論歐陽永叔以朱溫爲正統之非著明統三篇江南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皆出於禮公訂其說復著禮論一篇凡所著作持義而不離於正。

翁公待舉字至善漳浦人政和閒進士知興化軍五更卽披衣起就燈下讀中庸一編乃出莅事有干以私者曰某秉筆子奪如對神明干者縮舌嘗奏蠲本年諸色科稅郡人德之。

黃公祖舜字繼道福清人宣和三年進士彙任至軍器監丞入對言縣令付銓曹察授曷若委郡守出判泉州將行乞於科舉外訪求抱道懷德之士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學以表率諸士其尤異者以名聞朝是亦古鄉舉里選之意畱爲倉部郎中權刑部侍郎兼侍講進論語講義命金安節校勘安節言其詞義明粹下國子監梓行知樞密院事立朝侃侃有冒覬恩幸者極力排之金亮犯淮大將劉錡病不能軍諸將王權劉汜退敗高宗欲誅之公曰敗軍罪誠難赦然劉錡有大功於國若聞而憤死得無快敵心乎高宗嘉納之卒於官謚莊定所著論語講義朱子多引用之其他易詩禮說

及歷代史義。凡數萬言。又有遺文十五卷。

王公普。字伯照。閩縣人。禮學律歷莫不精深。登進士第。官至侍郎。朱子嘗評福州前輩明禮者三人。公爲最。劉藻次之。任文薦又次之。藻字昭信。著易解五卷。有曰。見險而止爲需。見險而不止爲訟。能通其變爲隨。不能通其變爲蠱。終布衣。文薦字遠流。著六經章句。登紹興進士。官秘閣修撰。王十朋稱其直道立朝。

江公杞。字堅老。建陽人。政和二年進士。歷仕州縣。民安其政。爲御史致仕。里居十有五年。講學著書不倦。郡守魏矸見其所註孝經。歎曰。他日變此邦爲曾閔。其必因此書也。

# 道南源委卷之二

宋

羅先生名從彥字仲素。先世自豫章遷劍浦居焉。曾祖文弼。祖世南。父神繼。皆隱居不仕。先生幼穎悟。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嚴毅清苦。立志求道。初從吳國華游。已而聞楊龜山得伊洛之學。慨然慕之。龜山方爲蕭山令。徒步往從焉。初見。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過一生。蓋知前日之學非也。龜山亦喜其可與言道。語以心傳。嘗論易至乾九四爻。云。曩日聞伊川說甚善。先生露田走洛。見伊川而問之。亦不外龜山所言。於是盡心力以事龜山。樞衣侍席二十餘載。盡得不傳之祕。初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章。令先生思索。先生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爲矣。龜山曰。此說甚善。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則可以入道矣。先生服膺此語。凡嗜好一切禁止。同邑陳淵。龜山壻也。每詣先生。竟日乃還。謂人曰。自得仲素。日聞所未聞。與學清節。南州冠冕也。郡人朱喬年。李愿中。執弟子禮來見。終日靜坐。只說文字。未嘗一及雜語。紹興壬子。州學落成。以太守周綰之命。領袖諸生。行釋菜禮。有洙泗斷斷氣象。先生清介絕俗。山居有顏樂齋。寄傲軒。邀月亭。獨寐齋。白雲亭。臨池有濯纓亭。吟詠自適。絕意仕進。靖康中。採祖宗故事。爲遵堯錄。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與學者論治。則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



驕佚之心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憂，則善心生；故治。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樂，則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四方而起朝廷。譬人之傷氣，寒暑易侵，木之傷心，風雨易折。論士行，則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行忠義也易。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行忠義也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忠厚正直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蕩正類如此。朱晦庵謂龜山倡道東南，士游其門者甚衆，而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先生一人而已。紹興二年，以特科授博羅主簿，卒於官。士民哭之慟，罷市三日。學者稱豫章先生。著有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春秋指歸、台衡錄、議論要語、二程龜山語錄、滄祐閒、賜諡文質。明萬歷閒，從祀孔廟。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准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與學清節四大字匾於祠，從姪博文。

博文文字宗禮，一字宗約。祖疇，字疇老，爲太常博士。定孔子冠冕制、禮樂歌，二十餘章。歷官知廬、福處三州。著文海百餘卷、講義五卷、道山集三十卷、祕錄四十卷、蓬山志五卷、洞霄錄十卷、公資稟和粹。沈靜寡欲，處己待人，一主誠敬。從李愿中游，得伊洛所傳之要。歎曰：儒佛之異，公私之閒耳。從此沛然自信，其守益堅。用蔭，歷官靜江府觀察支使。凡士大夫坐忤秦檜竄貶，過府下者，皆善遇之。至謁廩鬻衣以濟。

其乏。改知瑞金縣。縣故多盜。計獲渠魁數人。置於法。歲旱。發廩賑饑。躬親厝置。又推其餘。以及旁縣。張魏公都督江淮。辟爲幹辦公事。愿中聞而喜曰。張公高明閎大。而宗禮以精密詳練佐之。幕府無過事矣。以嗣位恩。轉通直郎。賜五品服。使募兵江西。糴建康。皆有成績。得知和州。未上。而吏部侍郎汪應辰。制置全蜀。辟爲參議官。推誠啓告。政最天下。嘗餒二程遺書。得張橫渠家人流落。不能自振者。爲言應辰。延置府學。士大夫游宦。貧不能歸。或不幸死。與死不能葬者。各捐俸助之。彙遷承議郎。請祠。得主管雲州崇道觀。卒。朱子惜其不及大用。又傷吾道不幸。而失此人。

黃公緩字用和。浦城人。政和中第進士。嘗從楊龜山受業。龜山器重之。及爲工曹。守將高其才。多委以事。適諸邑有水患。按視官希部使者意。多不以實聞。公請蠲田租。十去其八。使者怒。公雅辭詳對。卒得所請。調西安丞。靖康初。李忠定宣撫河東。辟爲幕屬。高宗朝。拜監察御史。首陳七事。深蒙嘉納。會廷臣奏事。高宗曰。緩論人君治心事甚詳。當處以諫職。有沮之者。除江西提點刑獄。有奏議雜著。論語類觀。唐史篤論二十卷。

鄭公穀字致遠。建安人。父鎮。登仕郎。以詞學名。公初就學。晝夜誦中庸不息。父戲之曰。此篇句讀易讀耶。公對曰。讀書止句讀安用之。竊意聖人之道在此。旣冠。入國學。彙舉不第。歎曰。昔之求道者。尙友古人。吾今未及大賢之門。其可已乎。遂走河南。值二程已逝。乃從謝顯道游。政和六年。以八行舉。第進士。調御史臺主簿祕書郎。出守臨江軍。乞祠歸。自號九思。嘗執父喪。火延喪室。抱棺叩頭慟哭不去。已而

火爇柱至半止。鄉人名止火柱。朱子有言。鄭博士某。舊及見之。年七十餘矣。嘗見上蔡先人甚敬焉。

高公登字彥先。漳浦人。精於易。其爲學以慎獨爲本。徽宗時。爲太學生。與陳東等上書乞斬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邦彥。宋勳等六賊。廷臣建和議。奪種公師道。李綱兵柄。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帥臣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公與十人屹立不動。欽宗卽位。擢吳敏。張邦昌爲相。敏又白李邦彥無辜。乞復用之。公上書曰。陛下踐祚之初。人人跂足。以待維新。乃兵革擾攘。一切未遑。首擢吳敏。張邦昌爲相。又納敏黨與之言。李邦彥將復進用。臣恐天下將以陛下爲不明之君。人心自此而離。不報。再言。陛下有太甲之不明。而朝無阿衡。靡明皇之有初。而相同林甫。臣身微賤。臣言係宗社存亡。未可忽也。自是凡五上。皆不報。因謀南歸。忽聞邦昌各與遠郡。一時小人相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喜曰。可盡言矣。復爲書論敏。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公與林邁等請隨駕隸聶山帳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諷學官羅織公等。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忌。有司惡其直。例作文理紕繆。授下州文學。尋有旨。附第五甲。乃授廣東富川主簿。憲臣董棻聞其名。檄讞昭賀龔藤潯梧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舍法。罷歸買馬。公請復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公曰。養士急耳。守曰。抗長吏耶。公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樂法度也。旣兩棄之。尙可言哉。守不能奪。命攝獄。有囚殺人。守欲奏免之。曰。陰德可爲。公曰。陰德豈可有心爲耶。殺人幸免。如死者何。秩滿。士民乞留。不獲。相率餽錢五十萬。不告姓名。白守曰。教授貧無以養。願勸之受。公辭不可。請置學買書歸至廣。新興大饑。帥連

南夫檄發廩賑濟。復爲糜野食之。願貸者聽。全活萬計。歲適大稔。債亦及數。民投牒乞留。以數百輩。因奏辟終其任。紹興八年。赴政事堂審察。遂上疏萬言。作蔽主蠹國害民各上下二篇。上之高宗稱善。下中書。秦檜惡其譏己。格之。授靜江府古縣令。道出湖州。湖守汪藻留與修徽宗實錄。固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公曰。但意未欲耳。遂行。廣西帥沈晦問公何以治縣。公條十餘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日詐疑。胡可行也。對曰。誠不至耳。蠻貊可行也。豪民秦琥斷鄉曲。持吏短長。號秦大蟲。邑大夫以下。爲其所屈。公至。頗革。公喜其遷善。處以學職。他日。乘閒請囑。公謝卻之。琥怒。遣子弟要奪士人財物。旣又侵貸學錢。公呼至面數。琥奮臂厲聲曰。何與君事。公叱下。告衆。白郡及諸司。將寘之法。琥忿而死。一郡稱快。古縣。秦檜父舊治。檜實生此。帥胡舜陟謂公祠之。公曰。檜爲相無狀。曷以祠爲。舜陟怒。旣又令市熊掌牛乳。公曰。踐雪而搏猛獸。將春而奪之牛。此人上耶。舜陟大怒。移荔浦丞康寧代公。適公亦以母病乞去。舜陟遂搆檜祠。而自爲記。且摭秦琥事。誣以專殺罪。詔送靜江獄。舜陟遣健卒捕公。值公母死舟中。糞葬水次。航海詣闕。請納官贖罪。故人有爲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於太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憂。上書徒爾也。公曰。某知有君父而已。旣而中書奏納官贖罪無故事。仍送靜江獄。公歸葬其母。訖事詣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白。敕還家。至廣漕帥鄭鬲。趙不棄辟公。攝歸善令。是秋。委考試潮州。公摘經史要語命題。策閩浙水災所由。皆屬意時事。郡守季仲文馳達檜。檜怒。坐以舜陟所奏。取旨編管容州。鬲不棄。亦坐鑄一官。南省至揭。公名爲考官戒。時公出試院還矣。省符下漳州。遣使臣謝大。

作持示之。公讀畢，卽上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公曰：「君命敢稽耶？」大作愕然。比夜，巡檢領百卒挾兵刃至。公曰：「若賜死，亦當拜敕。」乃就法。大作感公忠義，爲泣下。奮劍叱巡檢曰：「汝欲何爲？省符在我手，無他語也。」公謫居授徒，自給。聞朝廷政事少失，輒擊蹙不樂。大失則慟哭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守何萬傳伯壽柏繼，以其事聞。追復迪功郎。後五十年，朱子守漳，建祠作記。比之伯夷、柳下惠，又奏乞褒錄，贈承務郎。公事母至孝，嘗奉母舟行，阻風封康閒，方念乏晨羞，忽有白魚躍入。母病思食鹿肉，夜有虎銜鹿置門去。所著有家論等篇，及東溪集、明成化閒，復建祠邑中，專祀李公郁。字光祖，光澤人。元祐黨人朝散郎深之子，幼不好玩，坐立必莊。從舅氏陳瑩中學，躅冠，復從楊龜山。龜山妻以第三女，嘗告之曰：「學者當知古人學何所用心，學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謂之人心？」公退求之不合，因取論孟讀之，十有八年，乃渙然有得。龜山歿，以所學淑後進，嘗語學者曰：「聖賢遺經，讀之又讀，於無味處，益致思焉。至乎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當驟進耳。」陳默堂稱其學口目俱到，未見其比。游太學，紹興中，以遺逸召對，陳當世大務。高宗改容傾聽，補迪功郎。除敕令所刪定官，丁憂服闋，會秦檜用事，自度不能俯仰祿仕，築室於邑西山居焉。家計屢空，曠然不爲意。當世賢大夫，益高仰之。辟福建帥府機宜文字，日訪民間利病，告其長而興除之。一日，帥欲毀民居數十爲列肆，酤酒要利，爭之不聽。以老病辭歸，帥慚謝，強畱。卒於官，年六十五。公天資粹美，涵養有方，誨人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承朝散公遺命，爲其叔父庭之後。庭卒，毀

瘠如禮。治喪必誠必敬。兄偕罵賊死。事嫂如母。撫其子女如己出。凡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以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習知。朱晦庵表其墓。惜其未究於用。所著有易傳。論孟遺藁。及遺文數十卷。藏於家。學者稱西山先生。從子呂。

呂字濱老。父純德有孝行。治周禮。兼左氏春秋。朱晦庵表其墓。稱爲好德有常之士。公蚤孤。事母至孝。育弟妹有成。聚族千指。朝夕序揖。至老不倦。幼從從父光祖授龜山之學。晚見朱晦庵於廬阜。爲講學友。於書無不讀。尤精於易。每言易在識時。和之以義。苟非真知義之所在。而喜言變。反害於易矣。時邑令憂無社倉。詣公求教。公條畫精明。綜理縝密。晦庵爲之記。子閔祖。相祖。壯祖。孫方子。

閔祖字守約。別號綱齋。濱老長子。蚤授庭訓。已而從學朱門。篤志強力。精思切論。晦庵延之家塾。以訓諸孫。爲編中庸章句。或問輯略。登嘉定辛未進士。調臨桂簿。提刑方信孺。漕使陳孔碩。咸資以決事。暇卽詣學。訓迪諸生。士習丕變。調古田令。改廣西帥幹。勤慎明恕。諸司論薦。改秩。未赴卒。有問答十卷。相祖字時可。濱老次子。爲晦庵高弟。辯質詳明。用心精切。嘗以晦庵命。編書說三十餘卷。

壯祖字處謙。濱老季子。與兄守約同第進士。調閩清尉。初至求教。朱晦庵嘉其有志。語以爲學之要。真西山嘗薦之。稱爲人物典刑。

方子字公晦。濱老子正己之子也。少博學能文。端謹純篤。初見朱子。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竟日危坐。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僕不加詬訾。然皆嚴憚之。嘉

定七年登進士。廷對第三人。調泉州觀察推官。真西山爲守。稱其學邃氣平。本經術。明世用。每有大事。必資決而行。暇則辯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公曰。是求也。可乎哉。丞相史彌遠怒之。踰年始除國子錄。將選入宮僚。不少貶以希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刻罷之。旣歸。從游者盈門。公學得諸心傳。親切超詣。嘗語人曰。吾問學未能周盡。幸於大本有見。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若得真實務學之人。發明綱領。斯道庶幾不墜爾。起辰州通判。尋卒。著有朱子行狀。傳道精語等書。又有兩貢解。慶歷二年。真西山在樞密。與尙書袁甫進於朝。特旨授朝奉郎。與一子恩澤。元虞集稱其於朱學。確守不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行。蓋將終身焉。弟文子。

文子字公謹。亦從朱子學。歷知閬潼二州。吏譽藹然。持麾蜀中二十年。以道學倡。蜀人宗之。

陳公淵字知默。初名漸。字幾叟。沙縣人。兄璿字瑩。中。通易數。言國家大事多驗。登元豐二年進士。第三人。歷官給事中。屢言章惇蔡京奸邪。又與宰相曾布不合。貶外。因不知程伯淳。自以爲恥。遂從楊龜山學。著了齋集。尊堯集。遜齋閒覽。諡忠肅。公初受業程門。繼亦受業龜山。與羅豫章爲友。龜山稱其深識聖賢旨趣。妻以女。當知餘杭時。嘗送南歸詩云。幾年夢想到親闈。身逐行雲萬里飛。若水未殊沂上樂。春風無負舞雩歸。紹興五年。近臣廖公剛。胡公寅等。薦充樞密院編修。丞相李公綱重其行。爲布衣交。至是。爲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辟爲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舉直言。以胡文定薦。召對。改官。賜進士出身。除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入對。言比年以來。恩惠大濫。賞給太厚。又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高宗

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辯理甚當對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頤師之乃悟其非高宗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矣對曰穿鑿尙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聖賢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昧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以愛人語樊遲特其一端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謂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因論和議願以和爲息戰之權以戰爲守和之具章五上益梗切秦檜惡之復疏論其親黨鄭億年檜益危遂解言職除宗正少卿以何鑄論罷管台州崇道觀卒著有默堂集

蕭公顛字子莊浦城人天資樸實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喪廬墓有靈芝之異與李公郁陳公彥羅公從彥同游楊龜山之門嘗答友人書云士之所志舍仁義何爲哉仁必欲熟義必欲精仁熟則造次顛沛有所不違義精則利用安身而德崇矣後以彙舉得官爲清流簿終歲而歸徜徉閭里朱喬年先生嘗師事之

曾公恬字天隱晉江人少從楊龜山謝上蔡陳了翁劉元城諸賢游爲存心養性之學紹興中仕大宗正丞秦檜當國公自守不爲屈求外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著有上蔡語錄二卷

林公宋卿字朝彥仙游人嘗從陳瑩中學瑩中稱曰頭項直又從楊龜山學龜山稱曰百鍊鋼登崇寧五年進士歷官知恭州時帥奏開溪費州南通辰沅西抵瀘戎公言得溪費地不足耕得溪費民不足治



恐啓釁端。徽宗然之。又奏。獨州民宿逋二十萬八千四百五十餘緡。米十五萬四千八百石。州人祠之。秩滿。部使者疏留。徽宗曰。是嘗奏罷。溪費州役者。與之以寬。朕西顧靖康中。以煩言得旨。衝替。僑寓涪陵之韓亭。日與其士大夫唱酬自適。涪人以公才學出處。與黃太史相後先。因號小涪。尹和靖見之曰。溪費一奏。皆自養氣中得之。薦於張浚。辟參謀軍事。力辭。建炎三年。以涪守王擇仁及河北帥臣薦。充湖南帥司參議。浚視師江上。欲以宣撫判官辟。不就。及還朝。首薦之。蒙召乞祠。終朝請大夫。

鄒公棐字堯叟。泰寧人。熙寧六年進士。官至宣城令。少有文名。工詞賦。壯游四方。從中山劉彝爲學。浸灌六經。貫穿百氏。各得其宗。其莅官。雖雜冗必盡力。而處之裕如。晚得從楊龜山游。其卒也。爲辭哀之。

廖公剛字用中。順昌人。

國書作建陽人。

少從陳瑩中及楊龜山學。崇寧五年登第。宣和初。自漳州司錄除國子錄。

擢監察御史。蔡京當國。論奏一無所避。以親老乞補外。出知興化軍。欽宗卽位。以右正言召。丁父憂。服闋。除工部員外郎。以母疾辭。紹興元年。盜起旁郡。官吏悉逃去。部使者檄公撫定。公遣長子遲諭賊。賊知公父子信義。亦散去。除本路提點刑獄。尋召吏部員外郎。請稽舊制。選精銳爲親兵。又乞營建康。以杜北人窺伺之意。遷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兼侍講。除給事中。丁母憂。服闋。復拜給事中。言江淮兵備莫若屯田。可以免待哺轉餉之患。爲三說以獻。時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誤國之罪。追貶其身。仍詔其子孫不得官於朝。於是章傑自郎中出知婺州。蔡僅自侍丞提舉江東茶鹽事。公封還詔書。謂如此豈足以示懲。有旨。悉與之祠。遷刑部侍郎。乞補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漳俗侈靡。喪娶踰制。公立條約。

論之。值日食求言。公請以建國公正皇子之號。布告中外。異時雖百斯男。不復更易。乃可以承天意。示大公。高宗讀之。竦然。詔拜御史中丞。奏臣職糾奸邪。當務大體。若拮據細故。非臣本心。又奏。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其原在一人之身。若誠意正己。臨照百官。則是非不素。邪正洞見。弊可次第革矣。又奏。人君之患。莫大於好人從己。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羣臣惟大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時諸將恃功希恩。所請多廢法。公隨事論列。至於四五。諸將肅然。鄭億年與秦檜有連。遂得美官。邊報至。從官會都堂。公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在朝廷乎。因顯疏其惡。億年奉祠去。復奏起舊相之有德望者。處以近藩。秦檜聞之曰。置我何地。改工部尙書。以王次翁代其任。次翁劾公薦劉昉陳淵。與爲朋比。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明年致仕。著詩經註解。性理小學集註。學者稱古溪先生。子四人。遲。過。遂。邈。皆秉麾節。邦人號爲萬石廖氏。

王公德修。南劍人。尹和靖門人。朱子嘗與書云。某於和靖先生。旣不得親受音旨。而其高第弟子如老丈者。又未得見。其仰慕如此。

何公允字大和。邵武人。由宣和進士。調廣東提刑檢法官。東平馬伸撫諭廣南。見而賢之。奏爲屬。伸本程門高弟。因以所得於程者。以授公。旣而坐論時事貶死。公欲力辯其功。乃子輒止之。因爲伸作行狀。歸守其學不變。紹興中。通判辰州。聞秦檜自陳靖康反正之功。公曉起挂伸遺像哭之。將上其事。其子曰。待檜死未晚也。公曰。不然。萬一我先死。瞑目有餘恨矣。手書達尙書省。言伸爲侍御史時。移書僞楚。斥

使避位。大節凜然。復以所作行狀進。秦檜怒下公獄。詔削官貶竄。檜死復職。歸至里門。親友相見。喜馬伸得白。一笑病廢。踰年卒。公天資重厚。勇於爲義。臨事奮不顧身。居常稱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是吾死所也。性喜中庸。踐習不懈。鄉人稱中庸何公。著易傳子鎬。

鎬字叔京。毅然任道。一意操存。與朱子友善。辯論精密。嘗言耳目之官。卽心之官。仁義者道之全體。持志則心自正。心正則養自明。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到持養之功。朱子歎稱之。嘗與書曰。執事家學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非誦說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潛。躬行力踐。已非一日之積。詞旨奧博。反復通貫。三復竦然。有以仰見其所存之妙。以父恩補安溪簿。未赴。江西帥府辟掌機宜文字。再調上杭丞。治尙寬仁。白罷無名征賦。部使者鄭伯熊。患郡事不理。繫者或至纒百。乃檄公佐治。公披閱文書。白守決遣。旬日悉盡。後因論均賦。與守不合。謝歸。築書堂於所居之南坂。名曰高遠。用示標的。調潭州善化令。將行卒。朱子哭之甚哀。爲文以祭者。再面銘其墓。謂其清夷恬曠。廉直惠和。云。著易說論語說。朱子皆曰可傳。又有史斷。及臺溪集數十卷。稱臺溪先生。

李先生名侗。字愿中。劍浦人。少豪勇。常夜醉馳馬數里。旣冠游鄉校。有聲。已而聞羅仲素得程楊之學。遂棄場屋。往師事焉。授以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遂屏居山田。結廬水竹間。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其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緒。由是操

存益固。涵養益熟。觸處洞然。發必中節。事父兄至誠至敬。閨門內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平居恂恂無所可否。及酬應事變。斷以義理。有截然不可犯者。生事素薄。而處之有道。凡親故鄰里貧不能婚嫁者。節衣食以賑助之。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盡道。其答問後學。晝夜不倦。至推闡異端。則實知其敲淫邪遁之所以然。而辯之於錙銖毫忽之間。其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勵廉恥爲先。本末具備。可舉而行。嘗謂學者曰。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則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其語中庸。則曰。聖賢之所以開悟後學者。無遺策矣。而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要指也。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如顏子之歎。卓然見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語春秋。則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嘗以黃魯直所稱。周濂溪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氣象。學者存此於胷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又云。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踐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知也。沙縣鄧迪。謂先生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朱子承父命。常往師焉。謂其資稟勁特。氣節豪邁。充養完粹。無復圭角。語默動靜。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其德純道備。學術通明。既不求知於世。亦未嘗輕以語人。蓋庶幾乎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年七十有一卒。諡文靖。稱延平先生。生平不著書。不作文。所傳有延平問答。及語錄行世。萬曆四十三年。從祀孔廟。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

沈涵之請。賜御書靜中氣象四大字匾於祠。

朱公震字子發。邵武人。學有源委。常參謁謝顯道。而友胡康侯。登政和進士。歷仕州縣。以廉稱。高宗用趙鼎薦。召至。問易春秋之旨。擢祕書少監。兼侍經筵。又兼翊善。高宗曰。天生朱震。爲今日資善得人。終翰林學士。勾祠卒。著漢上易易集傳易總記。

游公烈字晉老。邵武人。素以孝節稱。受業胡安定之門。郡人知經學。自公始。登皇祐元年進士。官至職方員外郎。

盧公奎字公圭。邵武人。登政和進士。官至江西運判。常作母我論。爲衆所推。號盧母我。其學多得於楊龜山。晚寓黔中。著筆錄十卷。

劉公子翬字彥沖。崇安人。祖民先字聖任。奉母至孝。父翰字仲遠。資政殿學士。嘗奉使入金。金人欲立之。酌酒自縊。伯兄子羽字彥修。爲待制。進爵子。慷慨厲節。不附秦檜。朱子稱爲人傑。仲兄子翼字彥禮。精敏力學。深惡浮屠。戒子弟勿觀其書。靖康閒。承父命入奏事。欽宗見其進止閒雅。除江西轉運使司。歷知建州信州。所至不擾。甚得民心。公以父蔭補承務郎。通判興化軍。畫計備衛。賊不敢犯。年方三十。以痛憤父沒。哀毀致疾。不堪吏責。遂勾閒局。主管沖祐觀。以歸。自號病翁。世居屏山。有園林水石之勝。危坐竟日。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數日輒走。父墓涕咽。或彛日乃返。處兄弟怡然。與胡籍溪劉白水爲道義交。講學外無雜語。深於易。家有二齋。東齋名復。西齋名蒙。朱子承父命師事之。問以入道次第。曰。吾

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吾之三字符也。妻死不再娶。以兄子翼幼。子珙爲後。年四十七。得微疾。同入謁家廟。泣別母夫人。作書徧訣友人。召珙付以家事。示葬處。告學者以修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琴賦詩。澹加平日。居兩日沒。學者稱屏山先生。謚文靖。有文集二十卷。珙位至觀文殿學士。以忠孝聞。無子。以學裘學雅爲後。學裘守撫州。刻規約於學。以示學者。時一至爲解說義理。移守邕州。有惠政。終朝散大夫。學雅南雄通判。

吳公棫字公發。甌寧人。登熙寧進士第。徽宗朝爲開封府推官。高麗自元豐後久不修貢。公以給事中往諭德意。彙官至龍圖閣直學士。再鎮成都。陛辭。上曰。卿清謹循良。故委以重地。後知鄆州。卒。著有論語十說。

黃公偉字維之。後卽字爲名。更號叔張。永春人。弱冠同兄巽之入太學。歷試占首。與黃槐同。時人稱二黃。紹興二十七年。登進士。歷官國子監簿。進所撰太祖政要。論愛名器。勵廉恥。因及詮試。冒名代筆等弊。自是有覆試任子之令。時議欲立武賢良科。公不可。遂寢。除大理寺丞。少卿欲奏獄空。公以所隸有獄。不敢書名。少卿竟削其名以奏。公白執政。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求外補。差知邵武軍。陛辭對。論選用大臣。當如王素對仁宗言。宦官宮妾不識名者。可入選。又論乾道新書。不宜刪減。內侍不得干預朝政。孝宗稱善。翌日出劄子。復舊法。後歷官江西提學。公爲小官。恥於求舉。及更慶節。所薦引多寒士。其挾貴而來者。皆不舉也。敷歷中外。直道而行。居閒十年。手不釋卷。嘗與朱子論學。後進皆以鄉先生事。

之。自號竹坡居士。年七十九卒。臨卒猶與諸子講論至夜分。

陳公知柔字體仁。永春人。紹興十二年進士第四人。與秦檜子熿同榜。授台州判官。辯釋冤盜四十餘人。教授建漳二州。歷知循州賀州。時同榜前列。藉檜之力俱致通顯。公獨齟齬。無仕進意。自號休齋居士。雅好山水。徧游浙廣諸名山。諸生從者戶屢常滿。寓僧房。四壁蕭然。作賦讀經。忘其貧老。著易本旨。易大傳。易圖。春秋義例。古學圖。詩聲譜。論語後傳。詩話。梅青傳。詩騷古賦。雜著行世。王十朋贈詩。略云。大陳如金玉。一室清無塵。胷中包今古。筆下真有神。講席延諸生。黃卷呵古人。異端斥佛老。吾道鳴孟荀。其卒也。朱子祭以文曰。某少游宦。獲從公游。泉漳閒。蒙公誘掖良厚。後別去。幾三十年。去歲冬復見。握手如平生歡。及某之還。載酒餞洛陽。慘袂分攜。潛然不樂。未兩月。公訃遽來。嗚呼痛哉。公於諸臣皆有論述。許以寄我。相與考評。而今而後。不復遂此願矣。緘詞千里。寄此一奠。尙惟精爽。聽我此言。

高公曼字子雲。福寧州人。紹興三十年進士。爲大學博士。疏言訓練士卒。久任帥守。考宗稱其老成歷練。遷祕書省著作郎。兼王府教授。再對便殿。悉當上意。御批其札送中書。既退。趨出。目送之。光宗在儲宮。以宮僚入宴。恩意浹洽。手書容齋二字以賜。容齋公號也。嘗修乾道會要。轉朝散郎。有易說及詩文二十卷。

吳公大成。漳浦人。紹興閒。秦檜柄國。隱漸山石榴洞。講明正學。與丞相陳俊卿。三山林擇之。聚歡賦詩。乾道中。奉檄湖湘。往還京浙。著有梅月詩卷。筆義經疑傳彙。

余公復字子叔。寧德人。少從張翰學。精於周官。紹興元年。對策大廷。光宗稱其直而不訐。拔置第一。賜之詩。寧宗卽位。詔入史館。兼實錄檢討。歸。擇邑南佳勝。辟園構軒。觴詠其閒。著禮記類說。左氏纂類。

王公士奇字求叔。福安人。弟知章爲遼州教授。公舉進士。適聞其訃。遂不赴廷對。往蜀護喪。後就試。當得官。以母老。勾祠。當國者高其行。以堂除。凡二十三考。方任莆田法曹。真西山語當路曰。王君文行俱美。當於古人中求之。後以奉議郎。賜緋。致仕。優游田里。手不釋卷。多所著述。年八十四卒。有諸經釋疑。

吳公楫字公濟。崇安人。幼自雄其才。謂功名可立取。紹興末。試鄉省不第。遂主盟林壑。絕心仕進。與朱子吳郁研窮理學。嘗言。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得一時寧靜。以養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朱子遣子師事之。晚年以特恩補官。調桂林簿。

王公悅字習之。莆田人。紹興閒進士。調漳溪尉。嘗佐浙西憲幕。有負鹽繫獄者。歲久莫剖。公決以非辜縱之。守懼不敢。公請獨任其咎。官終南外陸宗院教授。著春秋解。五經贊疑。

程公伯榮字良弼。古田人。與王龜齡。沈有開。傅子淵。皆友於朱子。國書以良弼爲名。伯榮爲字。

鄭公樵字漁仲。興化人。父國器。太學生。嘗鬻己田築蘇洋。人食其德。沒於姑蘇。公年十六。徒步歸葬。結廬越王山下。從兄厚學問該博。公與講學。從游者甚衆。旣而卜築夾漈。又出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畱借讀。夜則仰觀星象。寒暑寢食爲之都忘。紹興閒。上書乞畱心聖學。篤志斯文。用儒臣典司東觀。內外之藏。始有條理。百代之典。燦然可觀。繕寫所著書十八部。百四十卷。以進。詔藏祕府。二十七



年以薦應召。奏言臣處山林三十餘年。修書五十種。皆已就。尙欲取歷代之籍。始三皇。卒五季。彙輯爲一名。曰通志。體參馬遷。法則稍異。謹摭上要覽十二篇。名曰修史大例。帝曰。聞卿久矣。何相見晚。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爲御史葉義問所劾。乞還山。改監南嶽。還家。論著閱四年。通志就。詣闕請上。會高宗幸建康。命爲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簡詳諸房文字。及駕歸。繳進通志。而公卒。時年五十九矣。生平枯淡好施。居鄉。桑歲不一詣守令。筆札雖詔從官給。未嘗取也。北人犯邊。公言歲星在宋。彼將自弊。後果然。學者稱夾漈先生。

蘇公總龜。德化人。紹興三十二年。試中上舍優等第一。孝宗卽位。恩賜釋褐。登第。授衡州教授。桑遷參淮東議幕。著有論語解。大學儒行編。詩文雜著。

李公則字康成。龍溪人。少孤力學。試太學不得志。浩然東歸。教授生徒至百餘人。如楊公汝南。李公恂輩。皆其門下。桑薦鄉書前列。紹興十二年。以特科授桂嶺簿。攝富川令。調德化令。所至皆有惠政。轉通直郎。致仕。公學兼得之。蘇程二家。其教人必以仁義爲本。自號益壯翁。

吳公獬字清臣。龍溪人。兩請鄉舉有聲。又請漕舉及同文館舉。與陳公知柔。林公光朝友善。陳公稱其古心古貌。古文古學。三山林子晦亦歎其爲天下奇才。學者號省齋先生。著述甚富。有省齋集行世。

陳公兢字戒叔。龍溪人。宣和閒。以特科調貴州法曹。當路交薦。後又登紹興三十年進士。初尉長汀。再授恩平。新興二州教授。終龍南令。著有周禮解。及雜文數卷。

王公文獻。晉江人。紹興閒。上所著孝經詳解一卷。詔藏祕府。

宋公藻字去華。莆田人。紹興初。試禮部。尋進中興十君論。高宗稱善。以布衣召見。授廬陵尉。指畫敵人形勢。擢知江陰軍。孝宗立。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察猾胥六百餘人罷之。奉旨賑恤永嘉。發粟寬租。獨稅。坐彈劾温州守臣。爲權貴所擠。力勾休致。卒。贈大中大夫。著羣經滯穗。

余公崇龜字景望。仙游人。登瀋熙閒進士。歷官司農丞。賜對便殿。時韓侂胄欲邀一見。處以要津。公不從。力乞補外。知江州。侂胄罷。卽日除監察御史。入奏請慎名器。上嘉納之。除兵部侍郎。兼權給事中。著詩經講義。

林公宗臣字實夫。龍溪人。受業高東溪之門。登乾道二年進士。歷官主簿。見陳北溪趨向不凡。心異之。謂曰。子所習者科舉耳。聖賢大業則不在是。因授以朱子所編近思錄。陳卒爲儒宗。實公啓之也。

趙公師慮。本宋宗臣。世居臨漳。朱子守漳。首薦之。其詞曰。履行深醇。持心明恕。

陳公研。晉江人。乾道二年進士。官臨汀。上疏乞弛鹽禁。從之。權貴欲引爲御史。先令其排擊故相。公曰。公義不可犯。善經學。詩書易禮皆有解。

袁公樞。字機仲。建安人。試禮部詞賦第一。乾道初。以興化軍教授。充禮部試官。除太學錄。有自閨門以節鉞簽樞密者。公與同僚共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著易傳解義辨異。童子問。通鑑紀事本末。

莊公夏。永春人。家貧少孤。從兄晦學。登瀋熙八年進士。歷知興國縣。慶元閒。大旱。應詔極言威福下移。乃

陰盛陽衰之象。宜體陽剛之德。召爲太常博士。遷國子博士。陳邊釁不可妄開。議者難之。又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兵穴。忤柄國者。遂乞歸。自號藻齋老人。著禮記解。

陳公震。晉江人。瀋熙閒進士。爲新建令。以帑積舊券。代下戶輸租。歷知紹州。攝憲節。卻臺府例券數千緡。再歷太府丞。奏減二廣丁錢。奉祀歸里。著春秋解。史編雜著數十卷。

余公允文字隱之。建安人。以孟子亞聖。自司馬君實作疑孟。其後李觀鄭原著常語及藝圃折衷。皆肆詆毀。乃作尊孟辨三十餘條闢之。

黃公宙。字由仲。晉江人。乾道五年進士。居鄉教授。從游多名士。有論孟解。詩文雜著。

鄭公耕。老字毅叔。莆田人。父安正。少負才學。一時名士多從之。公登進士。除懷安主簿。母喪服闕。調明州教授。州當焚蕩之餘。教弛學荒。公經營區序。興起斯文。召見引太祖問趙普。天下何物最大。普對道最大。知道理最大。則必不以私意失公中。孝宗悅。擢國子簿。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秩滿。歸南陂。著詩易洪範中庸語孟訓釋。

陳公舜。申字宋模。連江人。淳熙閒。登進士第。歷官知漳浦縣。有惠政。入爲著作郎。轉對切直稱旨。會有忌者。出管武彝。沖祐觀起參議。淮闢未赴。卒。著易鑑。四書解。渾灑發旨。審是集。兵書訂解。南唐餘事。高齋文集。子德一。

德一。紹熙中進士。官終朝請郎。知宜州。卒之日。囊無餘貲。所著有易傳發微。橫州文集。諸子總解數百卷。

兄弟四人。二爲州牧。二爲縣令。彞世同爨。推德門云。

陳公德豫字子順。連江人。好學通博。登瀋熙十四年進士。調建州戶曹。試教官首選。分教宣城。時禁程氏學。遺文皆令焚毀。公取郡學所藏。護持惟謹。改京教。彞遷諸軍糧料院。歲旱求言。公上封事。以諱天變。諱人言爲致旱之由。乞去二諱。以回天意。光宗嘉納。歷武學太學宗學博士。抗疏論事。議者以爲識時務。彞遷著作郎。會外國僧人入覲。錫子甚豐。乃歷陳梁武之失。卽日有旨。出僧人於國門之外。終大理卿。著有訥齋稟。

林公光朝字謙之。莆田人。有聲場屋。再舉禮部不第。不復以得失爲意。聞吳中陸子正學出。尹和靖遂往從之。專心踐履。不爲訓詁。四方來學。無慮數百。稱南夫子。歸莆。設講於東井紅泉。閩之洛學。公其宗也。然惟口授。未嘗著書。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虛。六經旣發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又曰。日用是根株。言語文字是註腳。學者須求之日用。求之不已。則察乎天地。隆興元年。以進士及第。授袁州司戶參軍。乾道三年。龍大淵曾覲以潛邸恩。倖進。公與劉朔。以名儒薦對。頗及二人罪。由是改知永福縣。而大臣論薦不已。召試館職。爲祕書省正字。歷著作郎。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九年。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公不往賀。遂出爲廣西提點刑獄。瀋熙元年。移廣東。以擊殺茶寇功名。拜國子祭酒。四年。孝宗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大稱善。面賜金紫。除中書舍人。時吏部郎謝廓然以曾覲薦。賜同進士出身。除殿中侍御。命從中出。孝宗度公必不奉詔。改權工部侍郎。請外。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引

疾提舉興國宮卒年六十五諡文節稱艾軒先生公明經博古通練世務道尊德盛爲時取式無田宅以遺妻子獨富於書至死不釋卷其爲文精深簡古上參經訓下視騷詞有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直用數語雍容而有餘故其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朱子於當世之學閒有異同獨於公有稱重焉嘗曰某少年過莆見林謙之林次雲談道極得精神爲之踴躍鼓動後來再過則二公已死更無一人能繼矣晚年著易論詩書語錄中庸解並奏劄等集林希逸陳師復劉後村各爲之序姪成季成季字井伯有學行從朱子游朱子深器重之所與筆札甚多趙忠定禮爲上客每事必咨仕興國軍判官

黃公補字秀全莆田人父端歷惠州教授公隨之永嘉陳鵬飛謫惠州公師友焉其學用心於內視富貴利達蔑如也教授於鄉及門者數百人時林謙之講學城南而公在城東並爲學者宗尙登乾道八年特科授高州文學調高要尉著九經解論語人物志

蔣公離字元肅仙游人援筆數千言與林謙之輩十人稱莆陽十先生又稱南夫子教授泉州常撰時政十議王十朋見而歎曰經世之文也著有樸齋文藁

楊公與宗字似之長溪人祖惇體字穆仲以監察御史致仕許在家言事時稱有田不買有官不做有子不蔭謂之三奇公少師事鄭夾漈後執經林謙之之門登紹興三十年進士調鉛山簿孝宗登極上封事末陳以守爲攻之策時相主和議使人要曰若登對無立異當以美職相處卻之彙書抵東府力爭

孝宗嘉其志。除武學博士。既而召充館職。條對切中時弊。歷遷校書郎。與林謙之同校文省殿。擢鄭僑。蔡幼學。陳傅良。時稱得人。修四朝會要。歷遷司勳郎。論張說不當與趙汝愚同拜。不報。又駁楊和王存中封爵太優。忤時相虞允文。出守處州。大有政聲。除知温州。改嚴州。終湖廣提舉。著有自觀文集。從弟

楫。字通老。從朱子游。稱其誠實可敬。登淳熙戊戌進士。調莆田尉。閩帥程叔達移縣括逃田。公歷疏不便。帥太怒。公徐對無所屈。罷去。漕使林祈曰。尉敢格帥。大是奇事。薦之。彙官司農寺簿。劄論進君子退小人。獎廉靖之操。絕奔競之風。除國子博士。轉少卿。臺臣或干以私。答曰。臺省紀綱。學者規矩。當各守職。無相侵越。尋出知安慶。移湖南提刑。江西運判。終朝散郎。著奏議悅堂集。

劉公夙字賓之。莆田人。師事林謙之。得其傳。紹興二十一年。登第。召吉州司戶參軍。添差建州教授。改臨安。以弟朔爲温州司戶。迎母就養。因乞與温州教授。莫冲兩易。以便親。從之。作養人材。多所成就。孝宗卽位。召除樞密院編修。以親老求去。無何。兼國史院編修。力辭不就。除著作佐郎。輪對。首論馳射。近侍。備淮三事。又以浙江水奉詔陳得失。言陛下與曾觀龍大淵。輩觴詠倡酬。字而不名。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乃決。嚴法守。裁僚倖。當自宮掖近侍始。所請凡六事。勾外。除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乾道元年。以親老勾祠。主台州崇道觀。三年。差知衢州。訟平政簡。奏舒民力。罷貢獻。辨君子小人。會曾觀副賀金正旦。道衢。入謁公弗納。徙温州。明年引疾歸。又明年卒。是歲王龜齡蒞某。皆先公卒。呂東萊悼以詩云。諸

老收身盡佳城又到公。蒼天那可問。吾道竟成窮。旌捲莆田雨。簫橫雪水風。今年襟上淚。三泣萬夫雄。謙之亦云。賓之愛君均於愛親。憂國過於憂身。古有遺直。今難其人。其爲一時名賢所推重如此。著春秋解。弟朔子彌正。吏部侍郎。定朱子諡曰文休。伯之建臨川三賢祠。以祀黃勉齋。文丞相。彌正與焉。次彌邵。

朔字復之。紹興三十年。試禮部第一。廷試甲科。調温州同戶參軍。孝宗初立。與林謙之同召對。曰。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言之士。而聽訐直難堪之言。因以自考察成敗得失。且及曾覲龍大淵罪狀。改宣議郎。知福清縣。虞允文贊孝宗恢復。士多嚮之。朔極諫以爲宜選兵將。廣儲峙。責成於端重堪事者。從容以持其變。不可憑虛蹈空。過爲指料。決天下於一擲。孝宗竦然。除祕書省正字。以疾旬外。除福建安撫司參議。與兄賓之皆爲時望所推。學者輻輳其門。兄性挺特。不以色假人。公則濟以和易。至輕祿位。而重出處。厚名義。而薄勢利。盡言於朝。盡心於官。飭廉隅。公是非殆不相讓云。著春秋紀年。

彌邵字壽翁。素性狷介。蚤孤。遺書數廚。晨夕鈔纂考論。斷制義理。一以洙泗濂洛爲宗。嘗質經於陳公宓。評史於鄭公寅。問易於蔡公淵。郡守楊棟。勸尊德堂於學宮。以處之。及棟提點福建獄。復論薦於朝。未報卒。年八十二。公生平爲學。專務實踐。自幼至老。確然不移。著有易棗。漢考。讀書日記。學者稱習靜先生。

林公亦之字學可。福清人。盛年挾策游四力。卒不契。去之紅泉。謁林謙之。師事三十餘年。遂爲高弟。謙之

卒。莆人推公嗣講席。戶外履幾半於師。或勸其著書。公吟詩答之曰。講學紅泉不著書。只將心學授生徒。趙公汝愚帥閩。辟入東井書堂。待以賓友之禮。上其學業於朝。命未下卒。學者稱綱山先生。又稱月魚先生。景定閒。林希逸追舉其賢。贈迪功郎。賜諡文介。子簡字綺伯。莆中劉克莊少師之。林公肅字恭之。仙游人。少有文名。從林謙之學。淳熙閒。試教官科首選。調臨安府教授。有同學卓先者。字進之。言論引古人。與人寡合。

黃公芻字季野。莆田人。少從林謙之學。志行高古。同游士自劉賓之。劉復之。林學可而下。皆推讓焉。

陳公士楚字英仲。莆田人。從林謙之學。登乾道壬辰進士。調臨江戶曹。攝新喻縣政。教大行。改調候官。以丞相周必大薦入對。孝宗獎其誠實。紹熙初。除宗正丞。兼嘉王府直講。一日百官趨朝。大雪。丞相索表稱賀。援筆立就。青宮開經筵。講無逸篇。其解稼穡艱難曰。百穀麗於土。荄萌旣敷。方有實。三農力於田。莠草旣除。方有秧。以諷小人妨君子之意。壽皇稱其議論精詳。理致深奧。得師儒之道。賜金樽玉甌。金錢。歷軍器少監。提舉江南東路歲儉民饑。不憚巡訪。荒政最良。歷除侍講卒。

陳公縝字德容。一字師文。羅源人。瀉質有守。毅然任道。少慕伊洛考亭之學。屢試禮部。對策獨以正心誠意爲說。俱見黜。後對時務策擢第。及廷試復如初。始終發明伊洛考亭之旨。孝宗擢特奏第一。賜同進士出身。時淳熙八年也。子孫猶守家學。

鄭公公敏字明之。龍溪人。幼孤。與兄公顯字隱之。苦學篤志。時號二鄭。公顯登乾道丙戌科。歷官朝奉大



夫有獻時事十論。公登乾道己酉第。歷福清簿。有政聲。以薦調古田教官。廣學宮。新祭器。建講道堂。闢射圃。日與諸生講明理學。嘗以文謁憲使楊萬里。大奇之。兄弟俱以理學見重於時。各著文集語錄傳世。

余公嘉字若蒙。龍溪人。登淳熙十一年進士。任惠潯二州教授。進聖域記。特授浙西倉幹。復進皇朝職官志。高宗政範。差監樞密院激賞庫。進資時十論。伏闕上書。論韓侂胄。又上書力沮和議。復爲古鑑錄。以進。又上書論邊事。進天文類例。括象志。改通直郎。主管嶽祠。所著周禮解。禹貢考。春秋地例增釋。紀年錄。雜論。五音姓譜。哀前後上書。曰。代庖集。骨鯁集。

高公禾字穎叔。晉江人。淳熙八年進士。知仙游縣。省泛科。築下頓橋。知惠州。勸楊梅大窠。以防寇盜。歷遷兵部郎官。陳復齋誌墓。謂其學問月開日益。卓然蚤茂。

賈公渙字德亨。光澤人。嘗從呂東萊學。瀛熙間。南省第一人。後守岳州。罷廚傳。蠲魚稅。捕淫巫。治積甚著。林公希逸字肅翁。號虜齋。福清人。師事陳公藻。藻之學出於林學可。學可出於林謙之。授受有源。登端平乙未進士。爲平海軍推官。以清白稱。遷祕書省正字。入對。乞信任給諫。又乞早決大計。以慰人望。理宗皆開納。歷知興化軍。首詔學者云。自南渡後。洛學中微。朱張未起。以經行倡東南。使知聖賢心不在訓詁。皆自莆南夫子始。初疑漢儒不達性命。洛學不好文辭。使知性與天道不在文章外者。自福清兩夫子始。因立三先生祠。并鈐其文以傳。南夫子者謙之也。兩夫子者學可藻也。景定四年舉亦之及藻爲

有道之士。又林公遇幼承父澤。奉親不仕。並乞褒崇。詔樹表書。諡並祀學宮。歷司農少卿。終中書舍人。著易講春秋正附篇。考工記解。竹溪十一篇。

王公遇字子合。龍溪人。父羽儀。徽州通判。博學能文。公受業張南軒呂東萊之門。而與廖子晦黃勉齋陳安卿友善。登乾道八年進士。歷官蘄州教授。日與諸生講說。漏二十刻。猶徘徊學宮。以趙汝愚薦。知長樂縣。擢節浮費。大修水利。轉贛州通判。薦章交上。而侂胄當國。公不少貶求合。侂胄敗。召爲太學博士。除王宮教授。適毘陵大旱。命爲之守。力講荒政。民霑實惠。浙東大饑。詔提舉浙東常平。入對。請齋戒以飭躬。剛大以進德。急聞直言以救闕失。樂從公議以扶正道。斷絕斜封墨敕之原。常存視民如傷之念。至官。畱心賑濟。如在毘陵。除大宗正。遷右曹郎中。嘉定四年。校策殿廬畢事。卒。公居官所至。介然招之不來。撼之不動。黃勉齋稱其學識之精。義利之明。拔出流俗之表。學者稱東湖先生。著論孟講義兩漢博義。子仲訥。蔭官羅源令。

邵公景之字秀山。古田人。從父整著春秋元經。以家學相友。公早負文才。事繼母至孝。登乾道壬辰進士。攝教建寧。受業胡籍溪之門。歷官莆田令。教授常百餘人。著玉坡集。

歐陽公光祖字慶祠。崇安人。九歲能文。人稱童瑞。從劉屏山朱子講學。屏山甚稱重之。朱子亦遣三子師事焉。乾道八年。再舉登第不赴。趙公汝愚及張敬夫列薦於朝。方欲召用。而趙公去國。後爲江西運幹。致仕。卜築松坡之上。湛然終老。

楊公炳，晉江人。祖世永爲端溪尉。遇賊戰死。真西山表其墓曰義烈。公少力學。精左氏春秋。淳熙二年第進士。薦爲國子監錄。衆遷左司諫。乞擢節宮中浮費。嘗曰：大臣不爲私，則小臣不敢干以私。臺諫不爲私，而後可責人之私。衆遷權吏部尙書。時邊釁未開，與鄧友龍異議，遂勾外。開禧閒，除寶謨閣直學士。奉祠卒。著有易說禮記解、西掖類纂、諫垣存藁、號儵溪居士。

游公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建陽人。父嘗，湖南安撫參議。公開爽慷慨，方十歲，卽能爲文。詆秦檜，及長，銳志當世。熟南北事。初筮古田尉，入監文思院，被旨視行在諸邑災傷。白都堂放苗八分以上。孝廟攢宮，有司妄費希賞。公上言極諫，學禁方嚴。公記上元縣明道祠痛譏之。歷官知光化軍，充荆鄂宣撫參謀。卒，特贈直龍圖閣。諡文靖。公始受業張南軒，南軒教以求放心，久之有得。嘗序太極圖曰：周子以無極加太極，何也？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讀者稱之。號默齋先生。弟九功，字勉之，刑部侍郎。加寶直學士。清慎廉恪，兄弟自爲師友。講明理學，生平真體實踐，出於誠意。號受齋先生。諡文清。

陳公紹叔，字克甫，莆田人。終日危坐一室，俯讀仰思。嘗爲學者講論瓊衡，遂採木爲儀象以示之。旣而鑄銅，倣古制，又別制器象天體，虛其中而繫之上，刻周天度數，而以鈿螺填之。揭南北二極，凡天河星宿，皆列其名，使夜視之，與天象合。圍四尺五寸有奇，名曰小天。至於河圖洛書、太極通書、律歷制度，靡不研究。有外集百餘卷。題曰浮丘集。稱浮丘先生。

# 道南源委卷之二

宋

朱子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其先世婺源人。父章齋先生諱松字喬年。政和中爲政和尉。迎父諱森就養官邸。及其卒也。貧不能歸喪。因葬於其邑。服除。調尤溪尉。生先生於溪南寓舍。歷官吏部員外郎。以不主和議。觸怒秦檜。出知饒州。未赴。奉祠。自初筮入閩。游宦往來。從羅豫章。蕭子莊學。晚寓建州城南。先生生而穎異。甫能言。章齋先生指天示之。先生問曰。天之上何物。章齋先生異之。五歲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與羣兒戲。獨至沙上。默坐端視。以指畫沙。視之則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登紹興十八年進士。除同安主簿。兼學士。選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論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召赴行在。有託抑奔競以阻之者。遂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略。首言。聖躬雖未有闕失。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蚤定。利害休戚。雖不可以徧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不加之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寇敵。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今敵與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則不可和之。義明矣。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在朝廷。

而已。隆興元年復召辭不許。卽入對。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言更剴切。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仇。至於德業之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時湯思退力主和議。不悅其言。除武學博士。待次。不就。乾道元年。請監南嶽廟。往長沙。訪張南軒。遂偕登衡嶽。以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四年。崇安饑。貸粟於府以賑之。五年。丁內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孝宗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曰。是以退爲進也。又力辭。淳熙元年。力辭不允。始拜命。用行丞相事。龔茂良薦。除祕書郎。管武夷山冲祐觀。五年。除知南康軍。四辭不許。乃之任。懇惻愛民。興利除害。歲旱。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時詣郡學。引進士子。而誘誨之。奏復白鹿洞遺址。爲學規。俾守之。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訓迪不倦。退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返。立周濂溪祠。以二程子配。別立五賢堂。表陶靖節之居。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閭。明年。大旱。應詔。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孝宗不悅。以疾請祠者五。不報。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凡三辭。會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復以南康人納粟未推賞。不受職。賞行。乃受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又奏。乞推行社倉之法。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米舟輻輳。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窮山深谷。靡所不到。單車屏徒。所至人不及知。存恤所活。不可勝計。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孝宗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先生以前後奏請。

多所見抑幸而從者卒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台州守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聞先生論愈力下紹興府鞠之得其情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復上言所劾賊吏黨與衆多並當要路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卽遠至師友淵源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詆排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閒或可少舒患難惟時吏部尙書鄭丙上疏毀程氏學以陰詆而御史陳賈亦面對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濟僞故先生有是言十年主管台州崇道觀旣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入奏首言近年刑獄不當及經總制錢江西科罰之弊末乃詳言擴天理克人欲之事是行也有戒先生勿以正心誠意爲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止此四字耳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孝宗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除兵部郎官以足疾勾祠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以欺慢劾時孝宗方向先生曰朕見其跛曳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先生且辭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辭并具封事投匭以進言天下大本今日急務凡六事疏入漏下七刻孝宗就寢亟起秉燭讀之明日除主管大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會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除祕閣修撰仍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

者再會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遂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賦七百萬經總制錢四百萬探古喪禮嫁娶之儀揭示以變民俗命父老解說其子弟有聚僧廬爲傳經會作庵舍以居不嫁之女者悉禁絕之會朝論欲經界泉汀漳三州先生訪事宜擇人物以至弓量之法洞見本末上之有旨先行漳州一郡明年以子喪請祠除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再辭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又辭乞補宮觀從之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界安撫辭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力辭五年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僚擾屬郡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戢奸吏抑豪民興學校明教化湘湖士子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爲之講說不倦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爲請錄故死節五人爲之立廟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益憂懼乞歸田里寧宗在潛邸卽聞先生名恨不得爲本宮講官及卽位首詔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又辭不許降下手札云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奏言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庶幾不失其正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有忘親之懷耳充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則人倫可正大本可立又議禧祖不當祧勸帝行孝宗通喪之禮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本而用力於玩經史近儒學召數大臣切劘治道覃恩轉朝請郎賜紫章服兼實錄院修撰辭不許遂受詔進講大學先生以平日所

論著編次成帙以進。寧宗開懷容納。面諭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嘗讀之。今更爲點來。先生知帝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帝進德。立嫡孫承重之服。時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先生憂其害政。每進對再三言。左右竊柄。侂胄怒。遂有御批云。憫卿耆年。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先生。臺諫爭留不可。照依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趙汝愚既相。召四方名士。中外引領望治。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爲慮。數以手書啓汝愚。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不以爲意。至是亦被誣謫永州。而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草書極言奸邪蔽主之禍。以辯汝愚之冤。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得遯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草焚之。自號遯翁。以疾乞休。不許。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祕閣修撰。二年。臺諫沈繼祖。胡紘等。迎侂胄意。論先生十罪。葉翥。劉德秀。復言先生爲僞學之冠。選人余嘉上書。乞斬先生以絕僞學。詔落職罷祠。報書至。先生方與諸生講論。起視畢。坐講如故。五年。詔以朝奉大夫致仕。先生始以野服見客。六年。先生年七十有一。三月。寢疾。尙與諸生講太極圖西銘。改大學誠意章。明日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公遠來。道理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有進步處。先是去冬。以書傳授蔡九峯。俾足成之。至是復手書范念德。託寫禮書。黃榦。令收禮書底本。補葺而成之。又書子在。令收拾遺文。次日。移寢中堂。諸生又入問。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用溫公喪禮何如。曰。疏略。問儀禮。乃領之。正坐。整衣冠。揮婦女。諸生揖而退。良久而逝。是日。甲子。大風拔木。洪水崩崖。門人治喪。一以儀禮從事。所至從游之士。與聞風慕義者。莫不爲位而哭。



葬建陽縣唐石生之大林谷。自先生之去國也，侂冑勢益張，鄙夫儉人，迎合其意，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禮者，皆僞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義理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爲世大禁。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是時，先生已沒矣。建寧守傅伯壽素憾先生，不薦己，不以聞，故有是命。開禧三年，侂冑伏誅，儉黨斥戮。嘉定元年，詔賜遺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方先生年十四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病亟，屬之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死，汝往事之。故先生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名之士，嘗自同安徒步往從李延平，於延平之言反覆思維，其爲學也，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於母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自少至老，未嘗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閒，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感，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貧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

遺闕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初依劉氏居崇安。晚遷建陽之考亭。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纔四十日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常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精訓釋。所著書有周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伊洛淵源錄。程氏遺書。皆行於世。先生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宮。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宮。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二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詔同周張二程從祀孔子廟。元至正中。改封齊國公。封韋齋先生爲靖獻公。明洪武間。追封先生徽國公。嘉靖九年。以韋齋先生從祀啓聖祠。於子孫之在徽州者。賜襲博士一員。皇朝康熙廿九年。於在建陽者亦襲博士一員。四十四年。賜御書大儒世澤四大字。又對聯云。誠意正心。闡鄒魯之實學。主敬窮理。紹濂洛之真傳。各縣於祠。先生子三人。長塾字受之。蔭補將仕郎。能詩。蚤世。次塾。次在塾。子鑑。彙遷奉直大夫。湖廣總領。建先生祠於建安居焉。曾孫浚字深源。兩浙轉運使。兼吏部侍郎。尙理宗公主。元兵下建寧。與公主逃入福州。旣而福州守王剛中以城降。仰天大哭曰。君帝室王姬。吾大儒世胄。可受辱乎。遂飲藥死。

整字文之淳祐閒、蔭補迪功郎、差監德清縣戶部贍軍酒庫、後朱子十一年卒、黃勉齋誄之曰、在昔夫子、性嚴氣剛、規矩準繩、動止有常、君承其顏、惟恐或傷、在昔夫子、朝圖暮書、遑恤其家、孰有孰無、君服其勞、使若有餘、內睦姻親、外交朋友、歲時享祀、殺核清酒、囊篋瑣碎、俾無遺漏、非君之賢、孰左孰右、贈朝奉郎、子鉅、南康尹、銓監登聞鼓院。

在字叔敬、用蔭補官、嘉定初、除籍田令、亢旱、上封事、歷將作司農簿、遷丞、十年、以大理寺正、知南康軍、奉祠、起知信州、入對、以進學問、振紀綱、求放心爲言、除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公事、加右曹郎官、兼知嘉興府、召爲司農少卿、充樞密副都承旨、出爲兩浙轉運副使、寶慶中、除工部侍郎、進對、論人主學問之要、理宗曰、卿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因奏閔損以下九人、並封公爵、獨曾參爲侯、乞並封公、揚雄、王雱、乞去其像、本朝有程顥、程頤、張載、三人、若使從祀廟庭、斯文幸甚、除吏部侍郎、請外、除寶謨閣待制、知平康府、遷煥章閣待制、知袁州、奉祠、卒、子鉉、通直郎、兩浙運管。

蔡先生名元定、字季通、八世祖爐、唐時爲建陽長、因家焉、彙傳至伯偕、宋眞宗時、三歲舉神童、賜詩褒美、再傳生諒、以鄉貢入太學、爲太學錄、勸徽宗剛仁勤儉、諒生發、字神與、高簡廓落、周流四方、聞見益廣、精易象、天文、地理、於三代之學、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晚號牧堂老人、先生在娠、牧堂以聖賢遺像設別室、使妻詹氏日瞻仰焉、生而穎異、八歲能詩、十歲日記千百言、牧堂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曰、此孔孟正脈也、先生深涵其義、辯析益精、師事朱子於崇安、朱子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

友也。不當在弟子之列。凡講論性道。諸弟子所得聞者。必與先生語。微辭奧義。必先令考究。而後折衷之。朱子嘗論中庸已發未發之旨。謂人自嬰兒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先生不以爲然。獨引程子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後十年。再與辨論。始終其說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先生。嘗謂人曰。凡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至必畱講數日。通夕對牀。不暇假寐。諸從朱子游者。歸必過先生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各充然有所得。淳熙戊申。太常卿尤袤。祕書少監楊萬里。薦於朝。辭以疾。鄉人稱爲聘君。嘗與太學生黃滋諸公游西湖。諸公欲謀薦先生而畱行者。先生聞命。卽日歸舟。築室西山將老焉。朱子貽詩云。臨風引領俟。已聞採薇歌。韓侂胄擅政。設學禁以空善類。一時臺諫承風排擊。先生知不免。謂學者劉礪曰。化性去僞。惡得無罪。及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連疏譏詆朱子。并及先生。遂坐謫道州。州縣捕甚急。不辭家而行。或曰。姑緩之。先生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朱子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有與歎泣下者。朱子微視先生。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而先生亦賦詩云。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與其子九峯先生行三千里。踵血爲流。略無幾微出於顏色。既至。諸州士子從游者日衆。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人爲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先生者。謂宜謝遣生徒。先生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豈閉戶所得免乎。貽書訓子曰。獨寢不愧衾。獨行不愧影。庶可傳之子孫。勿以余無故得罪。而遂懈焉。一日。謂九峯曰。吾欲安靜還造。

化舊物。可謝客。凡九日。命移寢正室。有二聲若巨石墜牖間。頃之而逝。時慶元四年八月九日也。年六十四。葬建陽縣崇泰里翠嵐之山。朱子誄之曰。精詣之識。卓越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耶。侂冑旣誅。贈迪功郎。賜諡文節。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禮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於一方。伎曲。學異端邪說。悉拔其姦。而辨其非。居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學源辨。皇極經世。太乙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陰符經解。氣運節略。脈書。及詩東雜說。若干卷。傳於世。學者稱西川先生。明嘉靖閒。從祀啓聖公祠。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紫陽羽翼四大字。匾於祠。子三人。淵。沈。沈。

淵字伯靜。別號節齋。西山長子。兄弟三人。皆躬耕不仕。卓然自立。邦之人士。莫能與比。而人亦莫知其所蘊也。西山謫春陵時。奉母家居。備極誠孝。嘗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得於易有太極之一言。易者變易無體。卽無極之義。識者謂其發先儒所未發。而真西山亦云。節齋之學。能言朱子所未言。所著有周易訓解。易象意言。卦爻辭旨。古易協解。大傳易說。象數餘論。太極通旨等書行世。

沈字復之。西山次子。西山使長子伯靜紹其易學。季子仲默紹其書學。而以所發明春秋屬公。一日。讀易。悟曰。易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讀書至道心人心。則歎云。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閒。諸侯大夫行事。發於道心者無幾。聖人於贈仲子。納郟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一書綱領在此。嘗

以敬爲入德門戶。義爲一身主宰。復爲學者遷善改過之幾。時時以敬義示人。與人講明復卦。言當以不遠復爲法。以頻復爲戒。著有春秋五論行世。稱復齋先生。

沈字仲默。西山季子。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訓。出則從事朱子。朱子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先生。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獨西山心得之。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先生受父師之託。沈潛反覆。數十年。然後成書。多發明先儒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失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而自然之數益晦。嗟乎。天地所以肇人物所以生。萬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曷足語此。西山道州之謫。先生徒步數千里。以從。春陵窮僻。山川風物。悲涼慘愴。先生父子相對。以義理自怡。父歿。謫所復徒步護喪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寧隨所止而殯。不忍累其先也。年三十。屏去舉業。一以聖賢爲師。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以見夫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俱備。西山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爲朱子所歎重。然學者鮮闕其微。閒以叩先生。毫析縷解。至象緯運行。陰陽向背。歷如指掌。卜居九峯。邃奧重掩。雖當世名卿。物色訪求。不屑就也。其爲文長於論辨。詩早慕大白。晚入陶韋社中。至

其吟咏性情。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朱子感興諸作。著書經集註。稱九峯先生。諡文正。明正統閒。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崇安伯。皇朝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學闡圖疇四大字匾於祠。子模。杭。

模字仲覺。九峯長子。操行高潔。風度夷坦。師事朱子。隱居篤學。一以聖賢爲師。王荳棚建安書院。請任席長。淳祐中。用宰相謝方叔湯恢薦。補迪功郎。添差本州教授。令有司錄所著書并訪以所欲言。公疏言。敬義爲萬世帝王心學大旨。价人大師等六者爲國家守邦要道。及請頒白鹿洞學規於天下。嘗輯朱子書。爲續近思錄。及易傳集解。河洛探賾。大學衍論。語孟集疏等書。學者稱覺軒先生。

杭字仲節。九峯次子。歷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奏對論正心。及內降斜封之弊。又言權奸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寶祐中。由浙東提刑。召國子司業。歷官參知政事。落職。踰年。復殿學。致仕。嘗論參知政事劉之傑。薰於史嵩。不叶物議。又論京尹余晦。凌辱三學。及丁大全權奸。所至州郡。祀先儒。旌忠節。舉遺逸。表行義。居家孝友。四時祭祀。仍遵伯父節齋遺制。遇葦功總麻之喪。必衰衣以終月數。治喪不用浮屠。卒。諡文肅。子公亮。大理司直。

黃公幹字直卿。閩縣人。父瑀字德藻。以篤行直道聞。爲饒州司戶。歷官侍御史。所至有聲。父歿。公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命受業。朱子。公白母卽行。時方大雪。旣至。而朱子他出。公畱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及朱子歸。得謁見。晝夜厲學。更不設榻。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朱子歎其堅苦。以女妻之。

寧宗卽位。補將仕郎。銓中。授直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聽講於墓廬。朱子作竹林精舍。遣以書。有他時便可代卽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屬以喪祭二編。稟成。朱子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病革。授公深衣。及所著書。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朱子歿。公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辟爲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忠告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慴。知撫州。高商老復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糴捕蝗。極盡心力。改調新淦。吏民習知臨川之政。不令而行。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鞠和州疑獄。公釋囚飲食之。委曲審問。未得情實。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曰。汝殺人於井耶。囚驚伏。旣果得屍廢井中。尋知漢陽軍。重庠序。先教養。於郡治後。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架屋以館四方之士。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賑濟。民大感悅。以病乞祠。未幾。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犯光山。民情震恐。公爲守禦計。請城於朝。不待報下。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爲準。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悉準其一料之費。計田出役。法均費省。應休者休。應代者代。築城之杵。取諸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公以五鼓坐堂發令。監工官授以一日成算。旣畢。乃治府事。閱士卒。與僚佐講究防邊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會上元張燈。其日城成。士民扶老攜幼來觀。有昇百歲嫗至堂。公禮之。命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太守耳。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士民喜。相謂曰。不殘於寇。不陷於水。生汝者黃父也。制



置李珣辟爲參議。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公卽日解印趨府。及至。珣令同往。維揚視師。因爲謀禦敵之策。而時在幕府者。皆輕浮之士。吏民有獻謀畫者。多爲毀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而珣方日與僚屬張宴。列女樂賞牡丹爲樂。公直諫。請整師旅。以固蘄黃。爲江南保障。且言視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尙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珣不能用力辭去。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友人李燔。陳宓。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朱子舊迹。就白鹿洞。講乾坤二卦。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寺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公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豪傑往往願依。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傑深知公個儻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旣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公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朝廷。至是羣起擠之。公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悉借鄰寺處之。晝編禮著書。夜與講論經理。質疑請益。如朱子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乞致仕。特授承議郎。歿後數年。以門人請諡。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諡文肅。學者稱勉齋先生。著書說十卷。論語通釋十卷。論語意原一卷。及勉齋集行世。兄東字仁卿。亦受業朱子。

陳公淳字安卿。龍溪人。少而識趣。端高。學務求實。以同俗爲恥。閒取濂洛遺書。伏而讀之。曰。是若與吾心

會蓋真得洙泗之傳者。循牆闖門。未身其奧。吾心慙焉。及聞朱子講道武彝。歎曰：是濂洛的派。贏糧願從。厄於無資。會朱子來守漳州。袖所作自警詩爲贄。朱子讀之。恨相見晚。與語。知其用工深久。直以上達之理發之。公聞詔深思。益求所未至。朱子去郡。每語人曰：南來吾道得一安卿爲喜。又曰：安卿看得道理儘密。此間諸生未有及之者。又曰：近得安卿書。亦甚進。異日未可量也。公又積十年之學。凡所讀聖賢之書。講明義理。洞究淵微。日用之閒。行著習察。有以洞見乎天理流行之妙。胷中洒落。隨其所處。莫不有從容順適之意。不遠千里。往質朱子。朱子有喟然與點之歎。又告之曰：當大作下學之功。母專任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事於所貫。母遽求一當。如顏子。專事於博約。母遽求卓。公比更無書不讀。無理不格。旁搜廣覽。惟恐或遺。嘗語學者曰：書乃帝王大用流行處。周禮乃周公大用流行處。春秋又孔子大用流行處。而朱子所表四書及近思錄。乃聖賢傳心明道之要法。學者造道成德之大端。皆不可不盡心焉。蓋妙道在精義。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無一不周而。然後爲聖門之實學。不然。則落空矣。於凡經傳子史之所載。紀綱法度之詳。禮樂刑政之用。古今興衰治亂之原。得失利害之幾。與夫異端邪說。似是之非。淺深疏密難明之辨。無不周詳究勘。徹上徹下。而於朱子之所以教。無復遺恨矣。朱子歿。公僻處陬澨。曩時同門諸老。皆已零落。後來者。率累於科舉。習於見聞。惟鄰郡泉莆閒。有相信從者。嘉定丁丑。以特試寓中都。四方友皆來叩質。朝士大夫爭館迎焉。嚴州守鄭公之弟。聞其至。招致學宮。坐皋比講道。時有竊似亂真。自立門庭者。教人默坐求心。謂可一獻而至。而以致知格物爲支離。認人心

爲道心。而是非理欲之所在。皆置不聞。後生晚出。喜奇便簡。羣然和之。公極力排之。所以發明正學。以求指歸。則有道學體統等四篇。所以排軀異端。中其膏肓。則有似道似學二辨。既歸。泉人士師事益衆。公與講解。率至夜分。惟恐聽者之勞。而在己曾無倦色。惟慮人無以受之。而不憚傾倒。所有以告。於是門人隨其口授。筆之於書。大學論孟中庸則有口義。仁義禮智心意性情之類。隨事剖析。則有字義詳講。仙谿陳沂久往來門下。輯一時問答之言爲筓谷所聞二卷。其深切著明者也。公之道至晚益尊。行著於鄉。德形於言。胷中明瑩。若太空無雲。而其辨說條暢。浩乎水涌而出。其推己及人之心。甚於飢渴嗜慾。不能自遏。戊寅授迪功郎。主安溪簿。泉南諸生。竊自幸有以終教。將行。竟卒。時年六十五矣。於是相與哀哭曰。何後學之不幸。壬午以恩循修職郎。學者稱北溪先生。子槩能讀父書。銓次其家集爲五十卷。有學道體統。師友淵源。用功節目。讀書次序四篇。似道似學辨。口義。字義詳講。詩體。女學等書。廖公德明字子晦。南劍州人。少學釋氏。及得楊龜山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子。乾道四年。第進士。以宣教郎知莆田縣。重風教。毀淫祠。邑有達官。請乞邑地以廣其居。公堅持不可。守會僚屬風之。公正色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請邑地即予。若請郡地。明府亦將避正堂讓之耶。守慚服。衆官知潯州有聲。諸司交薦。固辭不受。遷廣東提舉刑獄。彈劾不避權勢。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相託。公不啓封還之。曰。國家公器。可以私耶。鄉人有爲主簿者。公聞其能薦之。簿感知己。會行縣。置酒爲壽。觴豆甚盛。多假富人。公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必貪也。追還其薦章。盜陷桂陽。迫詔。詔人震怖。公燕笑自如。

道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審賞罰宣布威信詔以晏然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公初作宰不肯庭參上位教授潯州爲學者講明心學之要手植三柏於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知廣州立師悟堂刻朱子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諸生親爲講解嘗曰吾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語而已又云人能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學禁方嚴確持師說不肯少變陳安卿稱其學爲有守立腳得住不爲時論所易著有朱子語錄春秋會要槎溪集行於世

林公用中字擇之別號東屏古田人始從林艾軒學旣而曰吾當求所謂明德新民止至善者以畢吾志遂棄舉業從朱子游朱子稱爲畏友凡答友人書不曰擇之通悟修謹嗜學不倦則曰講論精密務求至當不曰溫厚謹敏知所用心則曰思索愈精操持愈密與西山蔡氏齊名張敬夫守潭州朱子偕公往訪之有南嶽唱酬集石鑿宰尤溪延掌學政僅爲一往後不復出終身不求仕進趙公汝愚帥閩日常親造問政焉邑宰洪天錫表其門曰道德學者稱草堂先生著草堂集弟執中

執中字擴之亦受業朱子朱子稱其晦外而明於內樸外而敏於中

劉公砥字履之別號存庵長樂人祖嘉譽字德稱爲樂昌尉受業李延平父世南字景虞爲吉州司理參軍受學林拙齋與呂東萊友善秉禮蹈義鄉里敬之公六歲時日誦千言至覽忠孝大節輒激憤感慨嘗讀釋老書歎曰此不足習乃治舉子業十歲通九經傳記綴詞賦兄弟並登童子科又歎曰此不宜

專習。因徧取伊洛諸書讀之。往受業於朱子。朱子嘉其志篤學敏。授之太極圖。充然有得。嘗謂人曰。履之兄弟差勝。若更加功。或恐可望耳。桑年更歷變故。志尙愈堅。朱子修禮書。公豫編次。以時方攻道學。益無復仕進意。年四十五卒。公居家孝友。交朋友信。臨事畏謹。不改繩墨。爲文純雅宏博。詩不加琢。而能達其意。著論語解。孟子解。王朝禮編。弟礪。

礪字用之。別號在軒。幼穎悟。孝弟。中童子科。後棄舉子業。從朱子游。而最善黃直卿。朱子答陳才卿書曰。禮書得直卿用之。漸可整頓。又曰。二劉到此。并手料理。方有汗青之日。僞學禁興。志尙愈篤。蔡西山竄道州。公兄弟饋贖特厚。子子玠。

子玠字君錫。從黃直卿學。非名士不交。非義理書不存。平居退讓若無有。及其見義必爲。不類流俗。則有人所難者。

林公夔孫。字子武。古田人。從朱子學。朱子曰。子武是有思量的。命作堂長。嘗與講論。一陰一陽之謂道。及繼善成性之說。黨禁起。學者懼禍。更事他師。公與傅君定。仍從朱子講論不輟。朱子易簣之際。謂曰。道理只是如此。且須做堅苦工夫。嘉定七年。以特奏名授某縣尉。所著有書本義。中庸章句。蒙谷集。

楊公方。字子直。長汀人。清修篤孝。行己拔俗。隆興元年。登進士。調弋陽尉。還特取道崇安。參謁朱子。面受所傳。未赴。改清遠簿。廉憲姚孝資檄攝曲江。以廉介剛直聞。改武寧丞。秩滿。趙公汝愚帥蜀。辟管機宜。召對。擢宗正簿。乞外。通判吉州。知建昌軍。召爲樞密院編修官。首疏乞朝重華宮。辭甚懇切。寧宗立。除

秘書郎。出知吉州。僞學禁興。坐汝愚朱子黨。罷居贛州。閉戶讀書。學禁稍弛。起知撫州。至官未數月。乞祠以歸。嘉定更化。召爲右侍郎官。進考功郎官。復積忤去。越二年。以鯁介老成。除直寶謨閣。提刑廣西。循歷屬部。發摘奸貪。至桂嶺卒。聞者淚下。所居植淡竹。自號淡軒老叟。門人丘麟字起潛。連城人。舉嘉定庚辰奏科。歷知建寧縣。有廉聲。

陳公孔碩字膺仲。侯官人。祖禱。父衡。皆爲朱子所稱重。公刻志力學。好古道。以聖賢自期。嘗從張南軒呂東萊游。東萊死。心喪三年。復與兄孔夙從學朱子於武夷。甚爲所器重。登淳熙二年進士。調婺州戶曹。又調處州教授。以所聞於三先生者。誘進後學。多所成就。知邵武縣。再知瑞金縣。勸壇壝。新文廟。置社倉。歷官除吏部。駕閣。彙遷將作監丞。禮部郎中。知惠州。提舉淮東常平。嘉定閒。金人來襲。遣子韡募死士。合鹽軍擊破之。移曹廣西。後勾祠。主千秋鴻禧觀。彙召不起。進祕閣修撰。卒。以子韡貴。贈太子太師。金紫光祿大夫。侯官縣開國男。公素性嚴毅。沈靜有守。利祿不動其心。出入中外。垂二十年。不肯少變。忤史彌遠。而與楊澹軒葉水心友善。著有中庸大學解。北山集三十卷。行於世。學者稱北山先生。雅工篆隸。西山真氏跋其帖。稱其辭章翰墨。爲近世第一。

林公學蒙字正卿。一名羽。永福人。初從朱子游。後卒業於黃勉齋。僞學禁起。築室龍門庵下。講明性命之旨。陳師復守延平。作道南書院。聘爲堂長。朔望設講席。執經帖然。座下者常百餘人。及師復去任。公亦浩然引歸。諸生挽留之。不可。生平識趣高明。文足以發義理。行足以激貪懦。凡所講論易說。朱子皆然。

之。著梅塢集。弟學履字安卿。亦朱子門人。

黃公士毅字子洪。莆田人。莆有壺公山。因以壺山爲號。僑寓吳中。有志聖賢事業。慶元中。學禁方嚴。徒步入閩。師事朱子。朱子命日觀一書。夜叩所見。告以靜坐勿雜。喚醒勿昏。居數月。授以大學章句而歸。自是充然有得。嘗撰次朱子書說七卷。文集一百五十卷。語類一百三十八卷。又類註儀禮。未克成書。知府王遂爲買宅以居。稱爲考亭名士。同郡名儒黃公遠。又謂之有道君子云。

楊公復字志仁。長溪人。朱子門人。後又受業於黃勉齋。勁特通敏。考索最精。見者無不歎服。陳師復稱其學問精深。服膺拳拳。真西山知福州。卽郡學。勸貴德堂以居之。著祭禮圖十四卷。儀禮圖解十七卷。又有家禮雜說附註二卷。學者稱信齋先生。

潘公柄字謙之。懷安人。父滋。林少穎高弟也。黃勉齋嘗受業焉。兄植字立之。工於文。不赴場屋。勵志潛修。專以務實爲己爲本。兄弟承父命。俱往事朱子於武夷。朱子稱曰。立之有說得到處。公年十六。卽有志於道。朱子悉以所學授之。嘗言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刻。不加提省。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又言人之爲學。固不可以不博。尤不可以不約。顏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而不約。可乎。遂取聖賢格言爲訓。又以呂氏鄉約藥栝繼其後。凡存心養性之道。律己治人之方。條目具列。終身所行。不出於此。著易解。尙書解。稱瓜山先生。

鄭公可學字子上。莆田人。幼而文。早孤。撫諸弟。教授生徒。以自給。自知性褊。乃於懲忿上用工。尤力。裹糲千里。從朱子游。朱子一見如夙友。道同氣合。率終歲一歸。歸則以書質所疑。朱子守漳州。延爲子弟師。嘗以刪定大學一編。示諸生曰。此書欲付得其人。惟子上可託之。凡學者有問。必使公正之。竟日端坐。不見怠容。氣和而清。誠信溫恭。凡所誘誨。皆爲名士。僞學禁興。諸生畏避。退縮。公獨旦暮追隨。前後三奉大對。勉以特科。授惠州文學。調衡州司戶。著春秋博議十卷。三朝北盟舉要一卷。詩數百篇。晚歲嘗曰。吾所聞於師者。皆精微要妙。口傳而不書者也。今老矣。不可獨善其身。將書之以淑斯人。因爲師說十卷。

許公升字順之。別號存齋。同安人。生長華宗。視紛華勢利無足動心。獨有志聖賢之道。朱子簿同安。公年十三。卽從講學。淬勵五年。秩滿。復從北歸。覃思研精。學力大究。朱子稱其有得於內。嘗書存齋二大字授之。使匾書院。復爲之記。臨別宿雲際寺。朱子送以詩曰。薄暮投花縣。聯車入翠微。長林生缺月。永夜照寒扉。清話欣無斃。離懷悵有違。勉哉彊毅力。千里要同歸。又云。門前三徑長蒿萊。愧子殷勤千里來。校罷遺書卻歸去。此心元自不曾灰。至家。朱子兩與書。微示養氣修齊之意。在衰經之中。動閑禮度。擬古自裁。朱子嘉之。令校程氏語錄。公曲折訂正論量。朱子答書甚悉。居家。偕同志陳仲齋肄業淨隱寺。又與石子重。徐元聘。柯國材。陳汝器。王近思等友善。後徧交四方之士。若范伯崇。廖德明。林擇之。許敬之等。或相過從。或往來書問。論道肄業。朱子稱其恬澹靜退。無物欲之累。所著有孟子說。禮記文改。易



解等書。並湮滅無傳。

王公力行字近思。同安人。游朱子之門。朱子謂其明敏有餘而少持重。因勉以爲己工夫。自是苦學善問。深得旨趣。著朱氏傳授支派圖。文公語錄一卷。大全集載其問答甚多。

楊公至字至之。晉江人。游朱子之門。朱子稱其講論精細。嘗論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朱子然之。又作天道至德。天道至教二圖。未言君子法天從政。如風動以教民善。如雷擊以懲奸慝。便是始爲士而終爲聖。盡乎人而合乎天。有朱子語錄二卷。蔡西山以女妻之。

陳公守字師中。莆田人。父俊卿字應求。嘗館朱子於白湖仰止堂。使子弟受業焉。孝宗時爲相。不附秦檜。以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政尙寬厚。進封魏國公。公寬宏剛直。朱子題其書室曰敬恕。且爲之銘。以父蔭補官。歷太府寺丞。工部員外郎。凡六授郡符。三持使節。俱以廉清介特稱。晚爲將作監。卒。弟定。宓。

定字師德。人品甚高。年十二。卽知爲己之學。每每欲見古人歸宿處。林謙之與之特厚。長從朱子游。朱子告以聖人之學。必自近而易者始。遂反求之。生平未嘗應舉。以父任爲右承奉郎。卒。年二十五。朱子銘其墓。

宓字師復。少及事朱子。朱子器異之。長從黃勉齋游。稱其胷懷坦然。無一毫私欲之累。嘗與書曰。忽聞執事志道之篤。立行之高。乃如此。喜躍不能自勝。先師九原之下。亦當爲之擊節。幸吾道之有傳也。以父

任歷知安溪。立安養院以處窮民。取廢寺粟若干粥之。病則醫藥之。死則棺葬之。邑有例錢。卻之。良久曰。此一例字。壞許多賢士大夫。安溪士民不名爲令。而稱曰復齋先生。嘉定七年。入監。因大旱。進奏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爲數浩繁。大臣所用。非親卽故。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爲之罷卻。遷軍器監簿。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指陳弊事。視前疏尤爲剴切。勉齋見而歎曰。使臣子皆如此。國其有不興乎。尋請罷歸。擢大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歲大稔。奏蠲田賦。使流民築江隄。而給其食。造白鹿洞。與諸生講解。改知南劍州。又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戶給之。勅延平書院。悉做白鹿洞規。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衆曰。無何。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以直祕閣管崇禱觀。拜祠命而辭。職名得進職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公爲請。而公沒矣。公天性剛毅。信道尤篤。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公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褻身後。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鈔。讀通鑑綱目。唐史贅疣。文彙數十卷。羣從字字允初。師事朱子於同安。姪址。幼知志學。蔭補承事郎。早卒。

許公景陽字子春。同安人。從朱子游。朱子稱云。子春說話意趣儘好。恨不得款曲議論。

丘公富國字行可。建安人。受業朱子之門。登淳祐七年進士。爲端陽簽判。宋亡不仕。著周易輯解十卷。經世補遺三卷。易學說約五篇。發明朱氏宗旨。

魏公揆之字子實。先名挺之。字元履。建陽人。少師胡籍溪。長游四方。盡交名士。聲聞日著。刺史芮陟應詔舉遺逸。上公行誼。以布衣入見。極論當世之務。孝宗獎歎。開納。賜同進士出身。爲太學錄。釋奠孔子祠。先事。白宰相陳俊卿。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退爵程氏兄弟使從食。又言大學之教。宜先德行。經術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至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無不抗疏盡言。以迎親告歸。行數日。罷爲台州教授。卒。孝宗嗟悼久之。曰。朝廷不可無直諫之士。揆之雖死。其以宣教郎直祕閣告其第。公於學無不講。尤長於前代治亂興亡之說。及本朝故事。居家謹喪祭。重禮法。卹親舊。推挽後進。與人交。嘉善救失。如不及。或訾其近名。則曰。夫人而皆避此嫌也。則爲善路絕矣。故與朱子游。去國時。朱子正被召將行。聞公出國門。遂止。子應仲字孝伯。朱子嘗貽書。勉其力學。以副趨庭責望之意。因教以出入起居。處己待人之節。卒舉進士。

楊公道夫字仲思。浦城人。與從兄與立子昂。同時受學於朱子。朱子答書云。所論仁字。大意得之。更宜子細玩味。就實加功。

范公念德字伯崇。建陽人。父如圭字伯遠。少從舅氏胡文定受春秋。鄉舉數試皆第一。廷對策。極論人主正心立志之方。力詆和議。宴安之失。言甚壯切。爲考官抑置乙科。歷官武安邵州江西泉州。所至各有

惠政。公從朱子學。初簿廬陵。遂以幹敏聞。辟吉州從事。致忠求情。廉勤惻惻。有冤必白。奸無幸免。因薦聞事之堂。榜曰盡心。大書噬嗑卦於屏上。闕堂後爲方丈。以會文講學。朱子爲之記。他日侍朱子。訪張南軒於長沙。同登衡嶽。多所唱和。朱子嘗得其所著雜說讀之。曰持守不差。見理漸明。臨歿手書曰。范念德託寫禮書。仕終宜黃令。

余公隅字占之。古田人。朱子高弟。學問警敏。與林擇之齊名。呂東萊黃勉齋相與往來。講明義理。著有克齋文集。

詹公體仁字元善。浦城人。從朱子游。穎邁特立。博極羣書。其學以存誠慎獨爲主。登隆興癸未進士。

余公大雅字正叔。順昌人。父良弼。博學明經。爲政知大體。每以教化爲先。聚書數萬卷。官廣西經略。公與同郡游敬仲。同時從朱子游。朱子每告以簡約切實工夫。而要其歸於求放心。有朱子語錄一卷。弟大猷字方叔。亦從朱子學。朱子稱其見理穩實。

董公伯羽字蜚卿。甌寧人。入雲谷師事朱子。充然有得。時學禁方厲。遂閉戶不出。讀書樓上。朱子嘗造訪之。名其樓曰醉經堂。曰敬義。由是蜚卿以道自任。日以敬義之道。化行鄉里。趨向彌衆。時人稱敬義先生。著四書集成。孝經衍義。羣訓解。晦庵語錄。

江公默字德功。崇安人。祖灝。歷知郴象二州。郡民繪像祠之。以廉吏薦。進朝散大夫。公登乾道己丑進士。調安溪尉。丁外艱歸。詣武夷從朱子講學。因攜所著易訓解。四書訓詁。以質。朱子曰。此先聖未發精奧。

也。每以一意經史。無他嗜好。德行君子稱之。嘗輯本朝典故。撰爲綱策。上於朝。略云。伊尹告大甲。上述成湯之事。周公弼成王。近陳文武之謨。敢獻一得之愚。用衍萬年之慶。孝宗降璽褒美。賜緋魚袋。後歷宰光澤建寧。皆有異政。卒於官。邑人祠之。弟點爲郢州錄參。有聲從子墳。

墳字叔文。貌肅氣和。學於真西山。嘉定元年進士。歷官靖州通判。以廉白簡易稱。遷知南平軍。綏御有法。四境帖然。嘗條奏五事。皆熟察民隱。帥臣上績。改知開州。未任卒。公自幼至老。惟事問學。在靖州日。魏公了翁以言事謫。至築鶴山書院居之。茆簷竹几閒。青燈濁酒。旦夕談論。令其子銖師事焉。魏公稱之曰。叔文表裏如一。當於古人中求之。子鏐字華叔。篤學有志操。歷官臨安判。鎔字成叔。穎敏特立。歷官知福清縣。各有政聲。銖字貴叔。聰敏絕人。十歲應童子科。賦並蒂梅。聞者歎服。高臥廬山。講明正學。楊公履正字子順。晉江人。從朱子學。朱子云。至之羸躁。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卻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有生徒數百人。

葉公味道。初名賀。以字行。更字知道。其先括蒼人。後居建陽。與弟任道俱師事朱子。試禮部第一。僞學禁行。公對策。率本程氏。知舉胡絃曰。必僞徒也。遂落第。復從朱子於武夷山。學禁開。登嘉定庚辰進士。除鄂州教授。理宗訪問朱子門人。及所著書。部使者以公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之。謹幾微以驗之。正綱常以勵之。用忠言以充之。至口奏。又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講通鑑。公請先論

語從之。帝忽問鬼神。疑伯有之事。涉誕。公對曰。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散。爲妖爲厲。國人爲之不寧。子產立子洩以奉其後。寧神之義也。三京用師。廷臣邊闔。交進機會之說。公言開邊浸闔。應援倍難。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不堪命。龐勳黃巢之禍。立見。時稱見微慮遠。凡經筵奏事。無不開導引翼。求切君身。推致於治道。遷祕書著作郎。卒。帝聞訃。震悼。出內帑銀帛。賻喪。諡文修。升一官。故事未有也。與蔡仲默、黃惠卿、劉韜仲、童伯羽、真西山、張洽諸君子友善。著有四書說、大學講義、易會通、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子采。

采字仲圭。少從蔡節齋、李果齋學。嘗居武彞書堂。游玩賦詩。陳安卿以好躡高妙屢砭之。遂循序就實。擣漁隱精舍。問學日進。淳祐初。登進士第。授邵武尉。歷景獻府教授。遷祕書監。論郡守貪刻。遷樞密檢討。知邵武軍。作郡乘。築祠郡泮。以祀朱子。復置田若干頃。祀朱子於光澤。以果齋配。彞官翰林侍講。乞歸。所著近思錄。嘗以進呈。理宗稱善。又著集解、西銘性理等書。

陳公易字俊之。永春人。從朱子游。朱子嘗稱公及陳安卿爲學。頗得蹊徑。次第學者。爭歸講授。先時郡士專經者。泥章句。自朱子導其源。公及陳安卿。蔡廷傑。濬其流。由是濂洛關閩之書。家誦人習。云居喪。參酌古禮。不用浮屠。著語孟解。

傅公伯成字景初。晉江人。父自得。字安道。歷官兩浙西路提點刑獄。所至有聲。文詞敏妙。朱子愛重之。兄伯壽。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議宗廟大禮。援據敷折。出入經史。公與兄俱登隆興癸未第。爲連江尉。

疏築水利。復試中教官科。除明州教授。遷大府寺丞。進言呂祖儉不當以上書貶。朱子不當目爲僞學。出知漳州。以律已愛民爲本。體朱子之意而推行之。遷工部侍郎。因相府災陳三事。一曰失人心。二曰墮軍政。三曰啓邊釁。言甚痛切。歷左諫議大夫。在職五十日。抗疏十三。皆軍國大議。史彌遠欲引以共政。公不可。出知建昌。進寶謨閣直學士致仕。理宗卽位。陞直學士。予祠。公辭免。乃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寶慶閒。以先朝元老。召知至龍圖閣學士。提舉鴻慶觀。復辭。卒。年八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簡。公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樂稱人善。語及奸邪。則詞色俱厲。執經朱子之門。真文忠謂伊洛源流之正。悉萃於此。子壅。康。壅知漳州。能行父政。康知南劍。荆祠堂。祀濂洛關閩十二賢。

任公希夷字伯起。其先眉州人。居邵武。刻意問學。爲文精苦。弱冠登淳熙二年進士。除浦城簿。再調蕭山丞。開禧初。爲太常寺主簿。奏修紹熙以來禮書。遷禮部尙書。兼給事中。周張二程賜諡。皆其所請。進端明殿學士。簽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提舉臨安洞霄宮。卒。贈少師。諡宣獻。公少從朱子游。稱其有志於學。及守官不苟。歎曰。開濟士也。著經解。經筵故事。奏議表箋。內外制集。

熊公以寧從朱子游。淳熙五年進士。授光澤簿。剛直正大。一介不妄取。嘗曰。學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分內事也。有大學釋義。中庸讀說行世。

吳公壽昌字大年。邵武人。初謁佛者。疏山喜談禪。後從朱子學。著問答略。嘗論張南軒。則曰。是非壽昌所知。論呂東萊。則曰。博學多識。則有之。守約恐未也。朱子深然之。

陳公齊仲同安人。從朱子游。朱子勉其務實。

鄭公昭先字景紹。閩縣人。由進士除浦城簿。自以未嘗學問。往受業於朱子。遷知歸安。邑民愛之。彙官諫議大夫。知樞密院事。進右丞相。辭不拜。立朝彙有奏疏。言皆切直。居政府。用沈厚鎮浮。用靜定制變。全護人才。振拔淹滯。嘗謂人臣能以文王事紂之心爲心。則未有不可事之君。人子能以七子事母之心爲心。則未有不可事之親。卒諡文靖。有日湖遺藁五十卷。真西山序其不事刻畫。而專腴豐衍。似其爲人。又稱其書無不讀。而尤喜聞義理之說。

鄭公性之字信之。侯官人。弱冠從朱子學。嘉定元年。進士第一。授平江軍節度判官。再除祕書正字。輪對乞明國論。強國勢。勵節誼。專大帥之權。久邊守之任。至萬餘言。彙遷知袁州。召入。言執政出一言。侍從之臣。有忠憤不然者。立中傷之。此非國家之福。時東宮虛位。乞早定大計。寧宗嘉其請。歷知建寧府。端平元年。召爲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近者大開言路。諸臣誰不欲言。言不激切。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讒諂乘閒。或不自知。擢左諫議大夫。言臺臣交章互詆。願陛下公以處之。若有關國體。有補治道。雖激何傷。拜端明殿學士。彙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致仕。公所至爲民去害興利。尤務崇化厚俗。處父子骨肉爭訟。輒啓沃諄切。不事刑威。立朝正直忠厚。無所附麗。有端平奏議。及與陳均同修宋編年備要。行世。楊公仕訓字尹叔。漳浦人。朱子守漳。興學校。明禮義。以教其郡之士。擇士之志於學者。置賓賢館以處之。



公年最少在選中。獨能醇靜敏警。體聖賢遺書而躬行之。朱子稱其學已知方。慶元二年登進士第。調古田尉。再調海陽丞。政尙寬和。民有訟者。以禮義曉譬。多釋爭而去。遷永福令。推誠待物。留意興學。人士多頌其德。湖廣總領請於朝。願得廉靜吏董軍餉。遂監鄂州糧料院。至舉荊襄兩路軍儲。以屬。公慨然任責。上下相慶爲得人。未踰月卒。友人黃勉齋陳安卿深痛之。歸葬官坡。勉齋爲銘其墓。公父成大舉鄉貢。早歿。公事母至孝。比死。喪葬盡禮。廬墓三年。哀毀慘怛。鬢髮爲白。初建陽游九思亦嘗尉古田。公文行政事。與相伯仲。九思常稱之。弟士謹舉進士有聲。

林公湜字正甫。長溪人。紹興庚辰進士。歷知晉江縣。適造戰艦。不忍斂民。諸番義之。助其役。判南劍州。太守議官自賣酒。公力爭不可。守自奏。朝廷視無通判署。疑之。奏遂格。除監察御史。言陛下託股肱於宰執。而所授皆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彈擊皆君子。治亂之大。無過於此。爲殿試詳定官。某士對策剴切。公擬第一。朝廷不用。出爲江西轉運判官。歲減各郡無名之征數萬緡。而漕計不虧。歷大府司農卿。充使金國。金人賜以服。公揮擲之。且誓以死。金人不能屈。復命。寧宗迎謂曰。卿守禮甚堅。國體不失。力請外。除湖北轉運副使。進直龍圖閣。致仕。朱子被斥。士皆遠嫌。公執弟子禮不變。未歿前數月。猶馳書問疑義。著繫隱集。

葉公武子字成之。邵武人。初游鄉學。學周禮於永嘉徐元德。既與李果齋友。同受業於朱子。後補太學生。時議函韓侂胄首和虜。公曰。奸臣首不足惜。如國體何。率同舍力爭。嘉定七年登第。注岳州教授。有貧

而母老者名在其下。亟遜之。久之授郴州。棄陞知處州。奏除苛取之弊。有寇犯境。發兵捕之。里執讐民以歸。公詢實。得三人斬殉。餘皆釋放。因節公帑雜費。奏蠲額外科斂。入爲宗學博士。以福建保長催科害民。陞對論罷之。請老歸。進直寶謨閣。奉祠致仕。淳祐閒。嘉其恬退。降詔褒美。進祕閣。修撰。卒。公之學所得於易爲多。其言曰。易道莫大於時。時有二義。有在外之時。有在我之時。士君子出處。須先論在我之時。然後論在外之時。嘗戒子弟。謂身後無作行狀銘誌。惟劉克壯誌吳炎墓。稱炎與公皆古君子。傅公誠字至叔。僊游人。家世多居顯秩。公從朱子學。嘗云。伊洛諸公字說得不恁分曉。至朱先生而後大明。所與交游皆讀書清介之士。登淳熙二年進士。調永福尉。力辨陳介珪之冤。與上官忤。求去。介珪卒。遷太常博士。時真西山爲正字。每數日輒相過。論古今事。寧宗朝。輪對言甚剴切。子彥卿博學天死。哭之傷性。一日對上。忽隕殿下。搢紳悼惜之。

石公洪慶字子餘。臨漳人。與同郡施公允壽字伯和。先後爲本州學正。朱子守漳日。復並延至學。稱二人者。以耆艾之年。進學不倦。強毅方正。衆所嚴憚。

李公唐咨字堯卿。臨漳進士。朱子守漳日。與同郡貢士林公易簡字一之。並延至學宮。爲諸士楷式。稱二人者。或究索淵微。或持循雅飭。察其言行。久益可觀。

張公彥清字叔澄。浦城人。紹熙元年進士。歷知慶元縣。初從朱子游。得其大旨。後與李公呂質疑辨惑。造詣益深。其爲人以孝友忠信爲本根。深廉勁挺爲質幹。親早歿。終其身。不茹甘。不服美。有姊未嫁。招所

有資之一簪不畱。少從徐翺學。翺欲妻以女。未及嫁而翺死。既與薦。有富室將女之。公曰。忍負徐公乎。仕雖久。家無旬月儲。歲莫貧迫。里人欲餉之。卒不受。嘗被檄試士三山。僞學方譁。同列以是發策。士子希主司意。爭詆先儒。公獨取持議不阿者。被檄勒汀州疑獄。將至。微服徒行。得其冤狀。破械釋之。衆不以爲然。未幾而真殺人者獲於他邑。公亦絕口弗言。吉安峒蠻竊發。公聚兵防之。俄傳夜至。同僚懷印欲遁。公肩輿秉炬。戒居民勿動。賊知有備。亦竟不前。郡檄行視永新。既至。見饑民纍纍。請加賑恤。未報。復命督其租。公歎曰。此豈催科時耶。臨川有囚甚黠。久不能決。公平心淑問。竟伏辜。及至慶元。則已目眇。然每聽訟。則呼兩造至前。語之。人人皆吐實。以疾主管台州崇道觀。

李公宗思字伯諫。建安人。從朱子學。朱子稱其教深好修。篤志問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爲蘄州教授。專以古人爲己之學教人。

劉公剛中字德言。光澤人。從朱子游。築室名琴軒。學者從之甚衆。所著有師友問答。官縣丞。

饒公幹字廷老。邵武人。自幼孝謹篤學。登淳熙二年進士。調吉水尉。轉長沙。適朱子爲守。登其門。夙興治事。暇入聽講。後知懷安軍。卒。有爲之銘曰。能琢磨而器吾之玉乎。則心皇皇如不足。能烜赫而丹吾之穀乎。則足縮縮如不欲。故樂也不加若性。而汙也不懼其辱。是謂善學朱氏者。蓋不惟其名。而實之篤。時有同郡俞聞中者。字夢達。亦從朱子學。

葉公寅字直翁。邵武人。少時飄蕩豪爽。莆田方士繇語之曰。以子之才雋。何善不可爲。乃甘心里巷耶。公

感泣奮勵修飭登朱門問學精詣言行準繩人敬歎之。

梁公琢字文叔邵武人從朱子學刻志勵行所論爲學工夫及體氣魂魄鬼神之說朱子多許可之又輯朱子語錄澹臺石刻。

馮公允中字作肅邵武人從朱子學朱子名其齋曰見齋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朱子善之又云情本於性故與性對心則有知覺而能爲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朱子深以爲然。

林公得遇字若時僊游人稟質遲鈍一日發憤鬻產裹糧走武彝山中就學朱子朱子令讀論語集註久之有悟暢所欲言家居與貫齋陳沂相友善。

龔公郊字墨伯寧德人嘉定十三年特奏名曾祖允昌祖必俞俱稱善士家訓以反身修德爲主公克世其家先從朱子學晚與同門友楊志仁論理氣先後之說尤有造詣自號南峯居士。

葉公文炳字晦叔建安人淳熙十一年進士調晉江簿遲次家居致書請益於朱子及至官朱子告以居官臨民之法時顏師魯爲守咨以決事汀州豪民相讐敵公奉檄撫諭諸豪皆伏攝獄攝舶拒絕苞苴調劍浦令改閩縣丞未上丁內艱服闋調筠州錄參言獄事至重當顧是非不可徇喜怒獄有巨援必爭守入之守有所欲入公故緩其事待其自覺守用愧服邊事作調兵於州營卒憚行遂至洵洵公諭以大義使奮前戮力後白州賞之皆聽命改知僊游決桑年滯訟出死獄增廩養士祀故相葉正簡於

學。勸立義役。均產通差。富室有不便於民者。聞部使者窮治之。每與同官語。曰。貪汙自多。欲尙侈始。小官俸廩幾何。百爾皆欲如意。不受賂。安從得。清心寡欲。正本澄源。乃吾儒功力。秩滿造朝。有旨許。曾作縣人言事。公條陳便宜三事。通判和州。以父喪未任。卒。

趙公善佐字佐卿。邵武人。受學張敬夫。又從朱子游。以宗室子試授將樂丞。衆知秦州。常德。贛州。奉法愛民。以勤儉自約。飭在贛逾年。卒。民哀思之。著易疑問答。

丁公堯字復之。崇安人。從朱子游。篤厚。慈良。有志爲己之學。與蔡季通友善。早卒。朱子誌其墓。

鄭公師孟字齊卿。寧德人。家貧力學。六經註疏。手自鈔錄。受業朱子之門。嘗著洪範講義。以發明朱子皇極辨之蘊。號存齋先生。

林公蕃字丕顯。連江人。始與呂東萊師事林之奇。爲同舍生。而年又長於東萊。及東萊講學。授徒。公竟屈首受業。東萊曰。此閩中瑞物也。後參謁朱子。以乏資且老。不得時見。聞鄉人有從朱子學者。輒造門扣問。無論晚輩。郡文學以禮延致之。數日而歸。曰。向者遠親而赴金華。爲道故也。今又安能舍親爲人耶。凡訓誨諸生。必舉其立志用力者勉焉。

方公士繇字伯謨。一字伯休。莆田人。早孤。奉母居邵武。以孝謹稱。及冠。居崇安籍溪。師事朱子。專以傳道爲志。六經皆通。尤長於易。聰明絕人。持以謙厚。氣貌蕭疏。驟見。超然如不可親。徐卽之。溫溫君子也。父德亨。工文詞。豪邁警絕。不可追及。而公之作。閒淡簡遠。一唱三歎。世莫能優劣也。書自篆籀分隸行草。

諸體皆極其妙。善治疾。能決死生。紹興閒。朱子門人有至行在者。公卿延致恐後。公聞之。歎曰。異時必爲學禍。又嘗勸朱子少著書。以教人讀集註爲未安。未幾。果有僞學之禁。有遺藁數百篇。及各書集。方公大壯字履之。莆田人。不事場屋。專心求道。朱子至莆。舉所學就正。日與同志講論。性至孝。執父喪。三年不出戶。臨沒。戒治喪無用浮屠衣冠。束帶而逝。稱履齋先生。兄子符字子約。第慶元進士。亦受學於朱子。

林公憲卿字公度。懷安人。從朱子游。朱子稱其忠信。勉以學問。朱子沒。嗜學益篤。爲人色溫氣和。擇言謹行。鄉里化之。死無子。鄉人卽其所廝存齋祠之。其徒吳宗萬。林士蒙皆知名。

鄭公文通字成叔。閩縣人。嘉泰甲子貢士。聞勉齋得朱子之學。往師之。旣與俱。登朱子之門。朱子命編次喪禮。嘗觀周子太極圖。而悟性善之旨。著有易學啓蒙。或問。春秋集解。喪禮長編。庸齋集等書。

葉公湜字子是。甌寧人。慶元五年進士。壯歲游朱子之門。得直養之說。以父任調新化簿。內艱服闋。應江淮帥府辟。以論軍事不合去。爲寧都尉。改惠安丞。時眞文忠守泉。嘗言僚屬之賢者數人。惟公堅彊介直。遇事無難意。處劇無倦容。相得甚懽。終安仁令。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賓客言者。皆可語妻子。

陳公範字調弼。崇安人。從朱子學。登嘉定七年進士。調婺源尉。有大辟。令佐受賂。結正吏請書獄。公歎曰。人命如是輕乎。吾當力爭。後發覺。正佐坐削秩。滿遷崇仁丞。令羅必元。豫章先生後也。見而敬之。日與

講論政化大行。一日疾作。曰不可尸素。解官歸。

陳公總龜字朝瑞。建陽人。居與朱子鄰。壯老相從。於學無不貫通。朱子嘗與書勉之。問答不下百餘章。舉紹熙四年進士。授永豐縣尉。未赴。卒。著論語解。大學儒行編。

